名山勝槩記　卷之四

南直隸二

金陵城北三寺游記　李維楨
寶林寺小記　范可權
游白鶴道院記　呂柟
飛龍亭記　虞集
閱江樓記　宋濂
游蛾眉亭記　陶安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閣精舍記
游峨眉亭記　陶安
閱江樓記　宋濂
飛龍亭記　虞集
游白鶴道院記　呂柟
寶林寺小記　范[illegible]權
金陵城北三寺游記　李維楨

南直隸二

金陵諸園記 王世貞
序金陵吳蓉述 李維禎
放鶴合圖序 鍾惺
秦淮燈月記 潘之恒
長板橋記 潘之恒
醉石齋記 馮夢禎
記游石城山中語 馮夢禎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白鷺洲 石城 馮夢禎

馮夢禎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馮夢禎
馮夢禎
醉石齋記　馮夢禎
長板橋記　潘之恒
秦淮對月記　潘之恒
夜集俞園序　鍾惺
序金陵芙蓉池　李德裕
金陵諸園記　王世貞

序東園　王維禎
游息園記　顧璘
載酒亭記　顧璘
謝東宮賚園啟　張纘
北山移文　孔稚珪
西巖與子姪書　雷次宗
記游石城山中語　王維禎
畫江行十二幅小記　楊文驄
白鷺洲　石城　佳山寺後
觀音門　弘濟寺　燕子磯

江中望栖霞　江中日落　金山
玉山　古銀山望金焦　紫陽洞

六朝事迹　張敦頤

六朝宮殿　石城　冶城
金城　臺城　白下
朱雀門　真武湖　景陽樓
新亭　白下亭　雨花臺
聽箏堂　馳道　大江
秦淮　横塘　霹靂溝
青溪　邀笛步　桃葉渡
白鷺洲　景陽井　白楊路
謝安墩　桃花塢　射雉場
烏衣巷　長干　藏氷井

西浮籍　錢希言

長江　京口　金陵
歷陽　姑孰　秋浦

皖城　雷港驛
小孤山

金陵城北三寺遊記

京山李維楨

太史焦弱侯數爲余言城北三山之勝也會黃安耿克明江都顧所建至三月十有三日命駕道右城連山自雞鳴覆舟而北陂陀逶迤道左多蔬圃夾道竹樹宛若郊坰出神策門小市百家迴瞰玄武湖春水新綠烟艸迷離山翠樸人衣袂車騎塡咽𤇆熚聲震林谷葢白土岡有司疫神都人傳爲神生日香火奔走繈屬可里許而別取道至嘉善寺寺故名鐵石山

俗呼老鶴山山椒有石佛閣正統間僧法通繕之請
賜今額山多石石多異狀其著者曰蒼雲巖故有洞
即洞石爲大士像上覆以閣石爲閣所掩太史易以
石蒼雲始可攬結矣好事者張生大晉董其役乞太
史識之而集蘇端明書勒巖中其前復一石如雷門
鼓舊有亭亭圮而石亦顯名之雲竅山後石壁立數
仞中裂見天光如一線因以爲名太史別爲閣於左
而加崇廣閣桄石名曰嘉石登而望山四塞鍾阜歸
然松楸王氣雲興霞蔚其下麥隴花塢棊置繡錯大

暢心目初爲閣時下山取水道遠工作病之忽右趾石間有泉可濫觴衆剌之不盡飲之清美寺僧於今賴焉太史屬余命名余取詩小雅檻泉云下而飯殿後軒軒左右牡丹各一高大各數尺花各累百香氣菲菲襲人克明賞以大白余三人不勝杯酌凭欄嘖嘖而已飯罷至幕府寺寺在幕府山麓晉元帝自廣陵渡江建康城荒落府第居北山下因以山爲名或言王導建幕府于此山山是以名梁武帝與誌公來遊見林巒殊勝命建精藍初名同行一名勝遊後改

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鞠爲茂艸矣、太史慨然欲復之而難其人、僧如方如覺有戒行任其事、方兄弟三人父歿分産貽三子、方不愛母與兄弟不可因以爲修寺費、而所善三檀越復裨之、故不丐貸而寺工舉、隣僧怪且忌、昌言方掘地得金若干、盜操戈入室亡何有也、撲殺方太史傷之不忍入寺、寺復廢而有中涓李氏崇信燕僧性恒迎置其中、盡捐貲修寺累石爲垣八觚、導山泉瀦池如泮環之、而更爲門面鍾阜所建與中涓談、方悟爲舊緣也、嘗司摧龍江關

譏征不苛復毀家佞佛、將無有宿因耶、太史克明止精舍中獨中涓從余與所建行四百五十步而至達磨洞延袤可五六丈許高三之一云折蘆渡江時嘗憇此、有喬莊簡小篆三字洞下臨江烟波莽蒼變態非一盪胸裂背憶古人語大江如索帶舟船如鳧雁遙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信然矣復循仄徑下有石穿若門門側洞不盈丈置一人榻復循仄徑下有泉涓涓吐溜所建搆而漱頮歸僧設粟飯問山故實仙人臺虎跑泉孫大帝石床石榻晉元帝五馬渡化龍

亭宋武帝武帳岡陳武帝破北齊軍山下虜其將四十六人後主幸山校獵虞世南獻賦晉穆帝永平陵宋明帝高寧陵晉王導温嶠明康茂才墓都失所在檢諸志或言幕府山又名石灰爲建業門戸魏人至瓜步文帝登此山觀形勢齊師伐梁至鍾山龍尾南北固峽有石洞西北峯曰夾蘿亦曰翠羅或言幕府寺在石灰山或言齊明帝葬生母沈太后幕府山寶林寺西南俗呼國婆墳考宋文帝紀魏人南侵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圖經云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似

非幕府弘濟寺亦非山境而石灰幕府或爲一山或爲二山或可通稱鍾山張敦頤六朝事迹寶林不言沈后墓寶林幕府二寺亦有分有合歷祀綿邈建置因革不常傳信闕疑可也寺傍有蘆云即渡江遺種史言宋高帝伐荻新洲洲與山相對安知非是可資一噱小說又言門無艸出兎狀國一名離地艸其葉似蘆藉艸離地二尺不步而行行速於步所向無礙欲止則抱定一物達磨所渡以此亦子虛烏有之屬也太史感想平昔觸物悽懷若王珣之于林公徘徊

而去至崇化寺寺無垣而山迴合松徑可一里幽靚宜人布席于梅花水水有二俱石壁下出其一有泉眼其一上有松若石楠二水相去丈許僧以構室爲垣閒之問所以名梅花或云泉沸水面若梅花以僧侵葬傷地脉不復然或云山故多梅僧舍亦有牡丹二株與嘉善寺等克明評紫者勝山左右泉從竹中遶澗琮琤如遠公廬山蓮花漏出門讀魏文靖碑寺垣故五百步而遠不若今無垣疎豁也上元新志嘉善寺在太平門外梅花水在崇化寺而諸寺中又不

載崇化余惟金陵饒佳山水文物之盛昉于六朝東渡者爲帝正統西來者爲禪初祖皆肇基此間爾時巨麗之觀瑰奇之迹滅沒荊廢徒寄虛名大千世界成住壞空人王梵王將若之何太史家世金陵宅心域外觀三寺興替數矣里居十有四年此籬落間物尚不能月月至吾輩寄耳目於人取須臾之翫討求往蹟如按圖索駿又欲勒姓名垂不朽如杜武庫沉碑討直是有情癡耳

寶林寺小記

明　范可權

寶林寺西去天長縣二十里而遥環玉橋而視之則稍北矣狀似巨鰲戴山嶔崎堪愛前餘窣堵一泓水相傳爲螺蚌丘者峙其中春王正月予偕一二佚士登臨狂嘯幾令帝座逡廵寺内尋常沙彌倒屣相接偶爾訊及了不解三車法然亦不俗索刹前聯爰有飛鳥篆空空即色野花繪色色還空之句居亾何散步山腰斜白照川空翠滴袖遐睇田畛葱蒨多秀巳

而樹杪有聲恍恍如聞九烈君彈指私心以爲汁渫綠衣之兆遂擬移榻下帷有北道主人沮余坐此不果嗣後烟姿柳色時來撲人知不可無記遂濡毫灑翰而叙其顛末如此

遊白鶴道院記

明　呂柟

四月十二日雙山泰子遊梅花水十七日大雨去梅花水實難雙山欲移遊附近道院云有故鄉蓮酒已開尊矣予曰天雨又開此酒即附近道院不減梅花水也於是開宴於協律郎朱氏之白鶴堂比予至而五山南橋巳至竹亭矣未幾郭山至然朱氏舊有崇樓乃同登焉見道士居室如櫛瓦參差如魚鱗上下而烟火之容不減於都衢良久在軒至雙山便行獻

酹之禮頃之暴雨既霽於是遂出觀醴泉亭是泉蓋
文廟禱　高祖之疾感格天地而湧出者也有穹碑
在泉水上莊誦未半已而五山欲觀南天門乃策馬
而南見一江自溧陽來至南天門前西流入大江而
天門對方山負紫金跨青龍夾定山真天府也西過
犧牲所而還至地壇大雨如注沾濕衣冠予曰今日
可謂步過天門帶雨歸雖梅花水安能易此

飛龍亭記

元　虞集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卽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冶亭宮本玄妙觀集

慶本建康路皆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冶亭爲近上時游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巳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巳至冶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冶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倚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爲生業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要

木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上曰當雪晴時
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
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
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遊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
可作柴門嚴扃鐍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
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
爲留亦不責也天曆巳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
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常得見者
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

人耳益異其數也特賜新宮名而冶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冶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冶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游冶亭見卿書以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冶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冶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俟天子

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墻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復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閱江樓記

金華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游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

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阸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

火而登于袵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十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

思 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 懼褻也

遊蛾眉亭記

明 陶安

出大江而山曰采石昔人因其山川雄麗亭絕壁上以盡登覽之美前直東西二梁山夾江對峙修嫵靚好宛宛如蛾眉遂以名亭亦東南之奇觀也歲久弗治棟宇垣墉日就于獘經歷亦速甫君贊理太平郡府暇日臨視歎曰不葺奚稱遂請于太守皃山賈公慨然發巳資倡謀修營應者翕從未幾煥焉華飾翬飛麗空視昔有加夫采石爲地當南北之衝風帆浪

檝繽紛朝夕使客之往來賈貨之繁萃又有文儒韻士遨遊題詠覩其波濤渺瀰吐吞乎吳楚烟雲杳靄出沒乎淮甸一覩千里洞無所翳雖窮巒剩澗僻在遐隱莫不貢靈輸秀於軒檻之下况前賢於此遊觀俯仰高風雋烈有關世道之興廢炳炳遺迹昭著古今令人興懷而不能已君能留意於此非特盡登覽之美亦不泯前賢之迹也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秀水馮夢禎

自鍾山而西岡阜相接至覆舟而斷再起爲鷄籠其陽國學在焉山有晉四陵本朝羅廟祀歷代帝王開國功臣及有名祀典者廟凡十俗呼十廟山而兩司成公廨最相附近東廨大司成所居最勝處曰北麓草堂前大司成海虞趙公所建前堂後室余公餘退息其中前庭可望山色寬不盈二十肘余徙廊其半則盡收前山之勝鷄鳴浮屠隱約雲際岡松歷歷與

金碧上下晨昏變幻晴雨皆宜至于霧朝雲旦濃淡有無之間尤爲奇絕蓊自前庭廊而北麓增勝焉然最宜晚春早秋北麓之東有隙地從廣不足五十肘其地特勝視北麓西蔽三之一東闢三之二於是决策召梓人規其費不滿三十千乃折東披半間拓其半南向爲室廣二十肘深倍之前啟六小窻檻令齊几曰東隅精舍少而學如日始東不自努力而迫桑榆燈燭之光其與幾何題曰東隅表其處且識戒也東隅之左續之以軒深八肘廣如東隅之深以貧遊

息扁曰名理北達牖南啟四窻東則半壁短窻十二
窻牖齊豁則樹石殿閣之勝畢入几席而又可以避
寒暑風日之酷視北麓不啻過焉然材木小者拱大
僅倍之塼不足佐以土墹壁及承塵籧篨而褚表百
爲苟簡其費已踰三十千矣蓋舉事之難如此因紀
其月日示後來者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東隅精舍既成以居塾師錢麟仲而幼子辟邪鷁孫
延年受業焉名理軒則爲師生宴集之所而余館北

麓後寢自若丁酉冬麟仲告歸余始易處其中而遥張名人書於軒與二三相知共鑪香茗椀之樂新正二日汪仲嘉來相從遊衍偶啟東窓翠色隱隱撩人諦視則鍾山頂也乃大喜幾失此君立命撤去蘆棚而受山益多然東鄰屋角未免障望召而好言安慰令析去而酬以直其人唯唯遂并東南之敗屋東之女牆盡空之以爲廣庭不但鍾山半落几席而兩見書齋啟北墉則鷄鳴浮屠岡松歷歷爛然横陳乃擴牖去壁置長短窓八而外爲蘆軒二楹甃地設欄中

庭插籬附以雜卉庭外培桃李梅杏諸嘉木凡數十株以次放花五色照耀而余精舍則盡南垣爲庭庭際植竹東限以籬籬內外夾樹青桐二敵竹扉則一徑達兩兒書齋矣驥兒請曰此既佳景何可無佳額余思之不得一日面岡松恍然得之名之曰冠松取陶令青松冠巖列句也而改名理軒曰遠岫取玄暉窻中列遠岫句也遠岫東西稍逼不堪消夏乃通精舍之南半與軒爲一以紗窻四隔其後爲小室中設木榻而遠岫益勝夫遠則鍾山近則岡松俱常在不

去之物吾有取焉至于花卉盈亭榮枯開落未免隨時姑舍是已久之夏木漸繁鍾山稍蔽而前垣南際宿楮二章布葉干霄即岡松亦齾其三之二乃余適以人言屏居待罪迹頗似之且晚放歸所謂詢美而非吾土者也遂援筆爲記記之日戊戌孟秋壬子也

醉石齋記

秀水馮夢禎

昔蘇長公以怪石克供餉佛印參寥則文石之濫觴也余觀前後怪石供其文甚美然所稱怪石者則以餅餌易之齊安小兒當時良不之貴而石之可怪僅僅多紅黃白色其文如指上螺而止似亦非石品之上乃一被長公拈出隨流揚波至于今日遂爲書室淨几不可缺之物長公蓋作法于涼哉今六合山中所產絶奇好事者競出金錢購之而貧者日奔走以

自給余至南都則閩程別駕克全所貯不貲請觀焉而克全欣然出其所有示余曰喜則取之不可則返無傷也余以故得盡其意于石自甲午至今識彌精取彌寡計前後所蓄僅數十枚皆取其天機而略其玄黃牝牡乃所謂文如指上螺者則擲不顧恨不能起長公于九原與之品石耳然余之所謂佳衆俱不解卽克全亦不解惟長兒驥與余同意每得一枚則父子相賞怡怡終日矣今歲病後挈甯兒遊城南克全具鷄黍淹留竟日凡盆盎閒物搜閱幾遍所僅取

者不能數枚克全見訝又出其所寶若干大都求奇于人物仙釋余與兩兒更揶揄之同一皆石而意匠相詭如此余謂克全好石日購而聚之不減富人之積金乃不自有而歸其精者于余視長公之不自有而以供佛印參寥者何與然而克全之所謂精者自在余未嘗奪之也仁智百姓之見亦何常耶何必余之是而克全之非耶克全所居之齋顏曰醉石嘗自爲賦而以記屬余克全爲人長者愼于取與其廉聲在撫撫之人尸而祝之夫石堅貞而有文理君子比

德焉宜其醉也是通而不溺之謂也余竊竊辨明

已之是張人之非余則溺矣是爲記

長板橋記

歙　潘之恒

舊院故有長板橋記余三十年游俠意興沈落此中一旦失去而夢境不離恐後來湮滅盆亡其盛時行樂之蹟託文作繪儷而宣之其辭曰維橋居水木清華之間據青溪鹿苑之勝柳葉垂條而跳地桃根蟠帶以凌波藉六代流風存先朝餘韻嘉萬之間余及逢其盛少壯所歷今可指而陳蓋荒園之壖爲雙垂虹所跨芳隣之隙有兩石梁通之百柱出淤泥佇想

西方青蓮之勝重茵鋪錦繡依稀江左玉樹之標巖甃開瑣鑰于廣庭躍瑜月上曲折轉闌干于邃谷翡翠風輕其前則馬湘蘭有園其後則褚茜英有閣賽玉已嫁猶顧牛女期犇華未衰屢修風雅社楊三徐大競艷陽之天趙節鄭妥當天冶之日景光所注津梁時通自斯以還餘燁未燼每凌風而徙倚同向月以婆娑幻景閣並攜二文崔氏景文雙文聯臂踏歌迎哉生而遲山吐佳色亭特邀三夜陳夜舒馬夜玉蔣夜來臨流顧影印新額而黛殘眉家散瑤唐于中庭降帝子兮北渚

步逐香塵于廣陌望隹人兮西園若乃當境驚心轉盻響魄爲雲爲雨倏去倏來如電如泡若滅若沒朝當行散拾遺鈿墮珥訶蹤跡之已陳畫值可中馳寶馬巾車惜經行之離幻然猶有可冀者大撤將架未損烏鵲之羽毛勺水易枯虛塡精衛之木石情紛難定歡聚無期徒令年年漢上夜夜河邊仰嘆雙星俯慚孤影而已

秦淮看月記

歙 潘之恒

戊午中秋登虎丘見月而思秦淮也幾望及望月色如晝逢麗姬金王兩生從千人中獨見而月不能為之奪時善音者皆集金陵予夜聞之靡靡耳至巳未是日則余居金陵巳七見圓闕新一而將行秦淮人譟之曰胡囊之不思思而去之是將又思乃發慨而止上弦以來猶吳昨也幾及兩夕而忽若失之則人或勝于吳非人勝而情勝也匝青溪夾岸競傳吳音

而閨中以真情勝者則玄女之珠獻彩女之簫隨其
孤調皆緣雲之音其爲劇如琵琶明珠、更爲奇絕余
悔其聞之晚而娛耳淺也應爲廢吳思而胡以又之
令當吳游片石盡肯可中易仄劒池一勺若海印發
光矣因擲筆空中俄、而雲開月出、恍置身于虎丘間、
因爲歌曰我之思兮雲隱月中生兮風中殞忽如夢
兮如醒、我又思兮瀛海、龍銜光兮鳳舒彩、忽以游兮
以嬉、願千秋兮無改、

王穉登寄秦淮對月詩花月長于夜潚遲春衣何

處洒淋漓折花贈妓聊簪鬢對月思家但畫眉

喜鄒愬谷至白門以中秋夜共集俞園序

竟陵鍾惺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滌芰荷衣上歌章舞豈半攜書畫船中愧騎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雖禮無往教在先王之乘興何妨以賓主而易師生懷斯盡矣由合離而感歎老感亦因之聽焉與念勉爾爲歡里寡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之音地無廣遊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承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三五[illegible]

樵歌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illegible]

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將

記金陵芙蓉池

唐 李德裕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髣髴焉

金陵諸園記

吳郡王世貞

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洛陽雖稱故都然當五季兵燹之後生聚未盡復而所置官司自留守一二要勢外往往爲倦宦之所寄秩其居第亦多寓公之所托息顧能以其完力致之于所謂園池者皆極瑰麗宏博之觀而至金陵爲我　高皇帝定鼎之地二聖之號令萬宇者將六十年内外城之延袤蓋自古所創有其所置官司皆與神京埒吏卒亦危割其半

若江山之雄秀與人物之妍雅豈弱宋之故都可同日語而獨園池不盡稱于通人若李方叔者何也豈亦累洽全盛之代士大夫重去其鄉于是金陵無寓公且自步武而外皆有天造之奇寶刹琳宮在在而足卽有餘力不必致之園池以相高勝故耶余自束髮挂朝版餘四十年中間里居之日倍于宦路蓬蒿一畝蒲蕉數赤足以藏此幻軀而晩復見迫時趣召陪留樞過時之人舉步愧影唯是職務稀簡得侍羣公燕遊于棲霞獻花燕磯靈谷之勝約略盡之旣而

獲染指名園若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淸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圃次小而靚美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栢而無石文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爲峰嶺者可推已洛中之園久已消滅無可踪跡獨幸有文叔之記以永人目而金陵諸園尚未有記者今幸而遇余余亦幸而得一游又安可以無記也自中山王邸之外

獨同春園可稱附庸而武定侯之園竹在萬竹園上
因併所游志之

東園者一曰太傅園　高皇帝所賜也地近聚寶門
故魏國莊靖公俌愛其少子錦衣指揮天賜悉橐而
授之時莊靖之孫鵬舉甫襲爵而弱天賜從假茲園
盛爲之料理其壯麗遂爲諸園甲錦衣自署號曰東
園志不歸也竟以授其子指揮纘勛初入門雜植榆
柳餘皆麥壠蕪不治踰二百武復入一門轉而右華
堂三楹頗軒敞而不甚高榜曰心遠前爲月臺數峰

古樹冠之堂後枕小池與小蓬山對山阯瀲灩沒于池中有峰巒洞壑亭榭之屬具體而微兩栢異幹合杪下可出入曰栢門竹樹峭蒨于蔭宜餘無奇者已從左方賓朱坂垣而進堂五楹榜曰一鑑前枕大池中三楹可布十席餘兩楹以憩從者出左楹則丹橋迤邐凡五六折上皆正平于小飲宜橋盡有亭翼然甚整潔宛宛水中央正與一鑑堂面其背一水之外皆平疇老樹樹盡而萬雉層出右水盡得石砌危樓縹緲翬飛雲霄蓋續勛所新構也畫船載酒由左爲

溪達于橫塘則窮園之衡衰幾半里時時得佳水長葦云　武廟狩金陵嘗于此設釣樂之移日不返郎此亭也或云釣地正在心遠堂後心遠堂以水嚙其趾不可坐危樓以扃鑰故不可登若乃席于一鑑改于亭泛于溪則前後兩游同之前游以花事勝後游以月勝其清襟雅謔飛白捲波于輕烟淡景中復前後同也前游余與大司寇平湖陸公主之客則大司徒寧鄉王公少司寇武安李公鴻臚卿無錫王公通政叅議烏程沈公後游余與大司馬內江陰公前

司徒王公少司徒歙方公主之客則太宰吾郡楊公
少宗伯富順李公也
西園者一曰鳳臺園蓋隔弄有鳳皇臺故以名亦徐
錦衣天賜所葺今以分授二子析而爲二當別稱西
園矣園在郡城南稍西去聚寶門二里而近余時攜
兒子騏宗人少卿執禮陛太學端御游焉入園爲折
逕以入凡三門始爲鳳游堂堂差小于東之心遠堂
廣庭倍之前爲月臺有奇峰古樹之屬右方栝子松
高可三丈徑十之一相傳宋仁宗手植以賜陶道士

者且四百年矣婆娑掩映可愛下覆二古石曰紫烟最高垂三仞色蒼白喬太宰識爲平泉甲品曰鷄冠宋梅摯與諸賢刻詩當其時已賞貴之曰銘石有建康留守馬光祖銘二石痺于紫烟色理亦不稱堂之背修竹數千挺來鶴亭踞之從鳳游堂而左有歷數屏爲夭桃叢桂海棠李杏數十百株又左曰擥秀閣特爲整麗閣前一古榆其大合抱不甚高而垂枝下飲芙蕖沼有潛虬渴猊之狀沼廣袤十許丈水清瑩可鑒毛髮沼之陽壘洞庭宣州錦川武康雜石爲山

峰巒洞穴亭館之屬小于東園而高過之其右則小滄浪大可十餘畝匝以垂楊衣以藻蘋儵魚跳波天鷄弄風皆佳境也南岸爲臺可望遠高樹羅植畏景不來北岸皆修竹蜿蜒起伏小滄浪垂盡復得平坡一四周水環之華屋三楹大抵奇卉名果如頻婆楊梅桃李異種白蒲桃尚繁茂足飣餖其蘭菊可盆而植者則無幾矣考周公瑕所撰舊志堂閣亭館池沼以百十計呼園父問之十不能存二三名亦屢更易豈爲錦衣之後人不能歲時增葺就頹廢耶抑詞人

多夸大若予虛亡是公之例云爾余一游西園遇花時所得會心倍于東園葢尤耿耿云

鳳凰臺者舊建初寺之後一曰保寧寺在聚寳石頭之間稍隆處也宋元嘉十六年有異鳥三五彩集焉寺僧正顗哀土爲臺識之或云秣陵王顗未審孰是唐李白修其觀有三山二水之句學士大夫想像其雄峻瑰麗之勝而願游焉乃其踪跡漫漶不可復識徐錦衣天賜以其地之近又與所營菟裘鄰也崇其土則曰鳳凰臺疏井而甘則曰鳳凰泉而傍阜之高

者曰鳳麓臺爲堂以冠之後軒臨渟碧池鳳凰臺之
後阜更高者叢石爲碁飾以佛宇曰叢桂菴其他有
古樹修竹之類余時與騏兒候客未至相與縱步則
以積潦故羣舍摧圮兎葵旅生臺亦痺隘舉目無所
覩見意甚倦之毀主人茶一盌而出園丁强作解事
語指墻外一墩曰此眞鳳凰臺巳視之乃塊土峻坐
可二仞許土色正赤兒子疑之余笑曰非也臺故臯
土以人力成耳今此殆息壤哉後遇朱彬州太云鳳
皇臺本僉憲阮丈里居後有鳳凰泉水甚洌而甘余

嘗謁阮質之雖然奪徐以歸阮將無兩虞芮也

魏公南園者當賜第之對街稍西南其縱頗薄而衡甚長入門朱其欄楯以雜卉實之右循得二門而堂凡五楹頗壯前為坐月臺有峰石雜卉之屬復右循得一門更數十武而堂凡三楹四周皆廊廊後一樓更薄而皆高靚瑰麗朱甍畫棟綺疏雕題相接堂之陽為廣除前匯一池池三方皆壘石中蓄朱魚百許頭有長至二尺者拊欄而食之悉聚若繢錦又若炬火爍目魏公方合六卿之長佐時余與先至者四五

余乃强往蓋出中門之外西穿二門復得南嚮一門而入有堂翼然又復爲堂堂後復爲門而圓見右折而上透迤曲折疊磴危巒古木奇卉使人足無餘力而目恒有餘觀下亦有曲池幽沼微以艱水故不能勝石耳錦衣云當中山王賜第時僅爲織室馬廄之屬日久不治轉爲瓦礫塲太保公始除去之徵石于洞庭武康玉山徵材于蜀徵卉木于吳會而後有此觀至後一堂極宏麗前叠石爲山高可以頫羣嶺巔有亭尤麗曰此則今嗣公之所創也公居平日必一

游游必以聲酒自隨取懽適而後罷去卽寒暑雨雪無間也又指其木曰此爲海棠爲古梅爲碧桃皆拱矣春時爛熳若百丈宮錦幄公能一來乎余頷之姑與崇信小飲而出

盡大功坊之東爲東園公之第三子繼勛宅今所稱四錦衣者也嘗第武進士領南錦衣篆自免歸里主人爲東園公愛子所授西園爲諸邸冠顧以遠不時往益治其宅左隙地爲園盡損其帑凡十年而成顧以病足多謝客客亦無從跡之己丑春四月七日忽

人從右方十餘折而上得亭樓一小飲其中八九行而客俱至乃從左逶迤而下甲館修亭複閣累榭與奇石怪樹繡錯牙互非枳履則棘冠其左折而下覩匠氏方西嚮而治軒三楹不暇入主人肅客大合三部樂轟飲至二鼓乃罷去大司馬陰公謂余公之第西圃其鉅麗倍是然不恒延客客與者唯晋守中貴人大司馬及京兆尹丞耳居三月所大司馬吳公復延余于茲園時陰公魏公俱物故矣酒數行不勝西州之感乃起訪所新治軒者而憇焉其麗殊甚而梳

水西南二方皆有峰巒百疊如虬攫猊飲得新月助之頃刻變幻世態殊絕時客爲大司寇陸公少司寇張公不甚宜酒余宜酒而意忽忽不樂飛數大白乃別

余始飲魏公僅月餘而有大閱之役間以陰公言風公公曰固也俟西圃之菊繁而後與二公會非久公病矣陰公卒公亦繼卒會公之世子繼志等以誌銘見屬而余往釃椒漿焉世子以其仲父錦衣與崇信伯費公治具于西圃而請曰先公嘗言之不忍食也

要余與大司寇陸公游焉入門折而東南嚮有堂甚麗前爲月榭堂後一室垂朱簾左右小庭耳室翼之後加鏑焉計奉其九十老母以居者也主人爲具甚豐大合樂以饗酒二十餘行散殽以餕從者乃起折而西得一門則廣庭廓落前亦有月榭以安數峰中一峰高可比到公石而不作甕巖空玲瓏莫可名狀問之主人曰余此故公郡中物也往年公郡中人艱食而吾幸有餘米故亟得之然道路之費已不貲矣北有危樓其址已可三尺凡二十餘級而登前眺則

報恩寺塔當窓而聳相輪復踞其上二丈許得日而金光瀁目陸公絕叫以爲奇啓北則峰巒環列若巫女鬟青翠百態相與咏賞佐以酒炙久之乃下稍進則有華軒三楹北嚮以承諸山余乃躡右級而上登頓委伏紆餘窈窕上若躡空而下若沉淵者不知其幾亭軒以十數皆整麗明潔向背得所橋梁稱之朱欄畫楯在在不乏而所尤驚絕者石洞凡三轉窈冥沉深不可窺揣雖盛晝亦張兩角燈導之乃成武鑄處煌煌僅若明星數點吾游眞山洞多矣亦未有大

喻勝之者永洞則清流泠泠傍穿澆一亭瑩徹見底朱鱗數十百頭以餅餌投之騈聚躍唼波光溶溶若冶金之露銲頳兹山周幅不過五十丈而舉足殆里許乃知維摩丈室容千世界不妄也所至皆有酒脯以佐其勝尋暝色起絃管發主人布几于樓之下再張宴于堂酬酢久之街鼓動矣回首恍忽若夢境命筆記之

萬竹園與尨官寺鄰故人湯吏部元衡詹翰林東圖邀游焉時少司徒方公與余俱爲客而余屬尨官之

主僧燒筍蕨合西菜羹佐起麵餅四人者食之而甘次第禮佛像登重建所謂毘官閣者徙倚久之乃出不百武抵園亦魏公家物主者爲邦寧公孌子也辭疾不出使人具茗焉園有堂三楹前爲臺臺亦樹數峰墻可高數仞朱樓扃鐍甚固啓之亦殊壯盍其所栖宿處也堂左廂三楹亦可布席自此以外則碧玉數萬挺縱橫將二三頃許偃蹇自得幽深無際赤日避而不下凉飔徐發惜頗爲積潦所敗主人有餘力置之羅衿香澤中不能爲此君作緣又不能鑿池引

水以益魚鳥之致令人有餘憾耳使付吾家子猷當爽然作淇渭間觀湯詹皆能飲詹酒後耳熱談天便是重覩鄒衍二青衣老而能作洛生咏嗚嗚動人皆浮白之一助也酩酊始别

徐三錦衣者東園君之仲子而鳳凰臺主人也余游鳳凰臺去主人第小遠煑茗相問訊旣而詣余則以一刺報之仲夏之廿四日雨晴霹闔者復得主人刺次日質明偶過方司徒司徒迎謂三錦衣相訪乎余曰訪而不及見也司徒曰見我見而請于我曰幸公

與司馬公之報訪也晨使蒼頭闖我闥詢之則盛其供張掃門以候矣余領之入部畢還過方公公遂拉以同行及門主人嚴服肅客薦茗已而穿中堂貫複閣兩重始達後門門啟折而東玉楹翼然廣除稱是為月榭以承花石置酒堂中十餘行三飯皆有侑乃復折而東啟垣則別一神仙界矣始由山之右躡級而上宛轉數十武其最高處得一樓而憇東北鍾山紫翠在眼復汎大白十餘行自是東其實下土迤邐皆有亭館之屬伏流窈窕穿中石橋二一壓而甃曲洞

三蜿蜒而幽深益東則山致盡而水亭三楹出矣亭枕池南而北嚮啟扉則三垂之勝可一覽而旣池水清冷鑒毛髮萍藻時虢朱魚有徑尺者鼓鬣自恣奇峰峻嶺參差岸崿怪木壽藤樛互暎帶朱樓畫閣上割雲而下翳波眞使人應接不暇大約其麗埒魏邸之南園而廣勝之園之廣不能如東西二園而山之壯麗勝之余玆游出意外甚適小缺陷者主人執禮謙甚不能去褦襶方公畜于飲無爲酬酢家又夙邀客如公瑕幼于之類已在館矣力辭乃得先別

徐氏兩西園之外復有稱西園者一曰金盤李園魏五公子邦慶之別業也去石城門可一里而近門俯大街有堂三楹頗卑淺後爲臺循臺而東北轉可三十武槲榆梜之高楊錯植綠陰可愛更東蔬圃麥壠彌望又三十武有堂三楹堂之陽爲廣除其南爲臺列湖石四五下植牡丹以纓絡栢夥之堂之陰疊石爲山高不尋丈具體而已其阯皆鑿小溝宛曲環遶可以流觴而不知水所從出處山之麓爲亭亭下爲洞洞不能五六尺倚墻而賔竹扉蔽之或云墻後復

有山山之中有池當是流觴之水之委也重堂蔽間可以眺而數然不可即矣左右老栝八株大者合抱偃蹇婆娑生意遒盡自此而西南徑屢折籬落間亦有木香荼蘼之屬尚餘少花傍植梅杏烏桿皆可實根既為藤蔓所制計得少實付之烏雀而已又西南有屋數十楹毿毿縩之前樹粉墻其西為垣垣之外竹萬箇雜高榆數十與落照相新鮮歸路稍東北始得水頗渺瀰疑即所過屋後池也亭西高阜亭其上曰碧雲深處可以東眺朝天宮北望清涼瓦官浮圖

烏龍之靈應觀亦有佳處也大較魏氏諸園此最寬廣而不爲倫列得洛中遺意然以蕪不治故遂不能與他園抗使用五百金授丘壑胷中人治之當使稽厖抱臂相尋不復他詣矣金盤李者得之故李將軍金盤事誕妄不足信

徐九爲魏公叔第與公府相對而居今年三月之十二日邀余與太宰楊公少宰趙公大司寇陸公爲牡丹之會入門廳事頗壯然北向從右門折稍西南則廳事轉而南向益壯前有臺峰石皆錦川武康牡丹

十餘種在焉時五日之內爲會者三而花事皆向殘
獨此猶嫣然主人小設酒茗而已俄復肅客右啟一
門則廳事更壯而加麗前爲廣庭庭南朱欄映帶瀕
一池池三隅皆奇石中亦有峰巒松栝桃梅之屬亭
館洞壑縈錯皆加丹堊左右書樓相對而右獨崇据
石臺爲三層時久旱甫得雨意甚暢登樓而飲則烟
霧冪歷忽近忽遠皆有姿態主人具席于堂甚豐余
謂趙公得無難子復古編乎趙公無以應曰是侯家
非吾編所能約束也至街鼓動乃别主人之右方園

尤麗卽鬻于魏公所謂南園者也

莫愁湖園者亦徐九別業也出三山門不數百步而近其園左有樓臺水閣花樹之屬而以洚水故多摧塌主人疲于力不暇飭然其景爲最勝蓋其陰卽莫愁湖衡不能半里而縱十之隔岸坡陀隱隱然不甚高而迤邐有致趙司成王光祿沈比曹袁左軍置酒于中樓四壁皆壞意甚危之然得以縱目無所碍時夕日將墮山水瞙幕苑若李將軍金碧圖呼酒甚暢第歸而聞吾仲氏訃蓋一轉盼間哀樂相禪極矣自

是不敢復及莫愁湖不然吾安能一月不一詣也
同春園者故齊藩之孽孫其所創也余嚮者從家弟
敬美所得許太常園記而豔之宗人光祿湯徐二比
部邀余游焉其地在城西南隅去其之居第武可數
也入門可方駕轉而右闢廣除豁然月臺宏飭峰樹
掩映嘉瑞堂承之堂額故邢參政一鳳古篆自是復
得一門有堂曰蔭綠文博士彭隸其額二書皆名筆
太常所謂垂柳高梧長松秀栢綠蔭交加覆于欄檻
者是也堂北嚮其背枕水而閣曰藻鑑却南嚮傍爲

漱玉亭太常所謂亭下有泉泉外植竹千挺泉流有聲琅玕成韻余再過之不聞所謂泉聲也壘上石爲山透迤下上有亭臺館榭之屬多牡丹芍藥當花時爛熳百狀大足娛目主人今逝矣故不恒扃閉羣公時時過從以故聲稱與東西二園埒實不如也

仲夏廿五日亭午散衙報謁諸公過許中貴飯我于凉堂不豐而吉爲一飽自陸司寇所還有土垣橫亘且里許其中皆竹而北其竇闖而入叩之乃武定侯之故園也面東一軒稍入復得一堂亦面東又十餘

武水亭三楹臨池南嚮又數十武復得一池其外皆

菉竹大者如盌去西可三十丈而殺南北總五十丈

而羸東則汗漫無際矣鶩稍翔空畏日不下輕颸徐

來戞玉敲金三伏之際不待遇阮公然後把臂入林

也侯家燕中歲使人收其羨可百金第不知是威襄

公故墅將永嘉大長公主所創否其左爲故寧國大

長公主府　文皇之同母女弟也下適梅都尉殷都

尉爲建文君將重兵鎮淮安京師平第徹備而不入

謁奉朝請之三年以嫌爲怨家都督趙曦譚深夜扼

之水死　上雖快而憐之捕誅曦深所以慰藉公主
良至官其三子皆　孝陵衛指揮使今有視錦衣篆
者公主府堂前後皆毀圮僅大門在其園亦皆竹廣
袤與武定園埒然竹之巨麗不逮也亦爲之一步而
出、

市隱園者故鴻臚姚元白園也姚君嗇嘗刻周公瑕
所撰記與故顧尚書璘許太常穀邢侍講一鳳張察
幕之像彭徵君年今余洗馬孟麟諸賢之詩其稱栩
園之勝不容口余讀而豔之今年五月且盡吾鄉穎

幼于與公瑕俱至都幼于與薛鴻臚者邀余游焉時姚君物故久矣過其子諸生其居相與要入堂後一軒雖小頗整潔庭背奇樹古木稱是復轉而東一軒中頗敞出古畫墨蹟之類亦間有佳者評隲少時苦茗佐勝出門穿委巷百餘武始得園叩北扉而入有茅亭南嚮傴僂猶妨幘其左小山以竹藩之不可登則姚生之仲弟所受也前爲大池縱横可七八畝其右有平橋狹僅容足蜿蜒而前橋盡得平屋五楹中三楹所謂中林堂者也堂後一軒枕池曰鶖羣閣半

敝矣以攷公瑕記所稱某亭某橋某館某臺者今皆不可復跡豈鴻臚之締飾不能保之身後耶將公瑕文士誇誕難信耶時久旱得雨甚快坐閣中雨復琅琅巳而平波盡鱗蹙風欲立遙望所謂小山者黑雲幕之殆若潑墨意頗灑然而主人酒炙乃不時至盎幼子實偰之會余與 辟各有所携壺榼且酌且談移時而主人之具至則頗腆相與盡適而別得詩一章云

武氏園者憲副武君之弟大學某所構也始鴻臚江

陰薛生爲具要大宗伯姜公大司寇陸公少司徒方公少司寇李公與余游方山余以遠不可乃謀之萬竹園從瓦官寺乞齋供畢而姜公于園之主人有所避乃西南行里許得武氏園而休焉園有軒四敞然無所避日其陽爲方池平橋度之可布十席橋盡數丈許爲臺有古樹崇峰之屬菉竹外護池延袤不能數十尺水碧不受塵時聞瀧瀧聲益清溪所借流也其右方有精舍啟鐍而入堂序翼然又西一樓雕梁畫桷陳張頗麗而中供吳偉所畫仙像殊不稱薛生

云武靜斂不涉外事而奉佛亦好長生之道時捐橐爲施審爾一佳士也姜公陸公談余與李公飲方公湛然其間兩不違性近瞋而散

吾至白下凡三過王貢士杞園園在聚寶門之西可半里度委巷轉至其處門對大河河之北爲　帝城入門得一堂三楹更南嚮庭中牡丹盛開凡數十百本五色煥爛若雲錦將宴余者繼山鴻臚華松光祿也與余皆王姓主亦王姓大奇綉毬花一本可千朶後二旬許復游焉主之者趙司成也從牡丹之西寶

而得芍藥圃其花蕊三倍于牡丹大者如盤白于玉
赤于雞冠裛露迎颸嬌豔百態茉莉復數百本建蘭
十餘本生色蔚浡可愛傍一池云有金邊白蓮花甚
奇時葉猶未錢也明日復遊焉主之者宗伯姜公少
司冠李公也則輿巳闌矣于洛中擬天王院花園子
蕊具體而微

序東園

左輔王維楨

東園者中山武寧王六世孫園也中山王當　高皇帝義起特甚有功能天下既定乃勞功臣令遂休逸之樂賜園一區在中山王賜第之東王拜而受之至今六世孫東園公更新之因自號曰東園意章君德表先烈志弗忘云東園公又有園在第西稱曰西園有劉宋時鳳凰臺居其中郎唐李太白南游金陵故嘗賦詩者也臺今存者少半其園主因遺墟施欄檻

其上平鋪氍毹可班坐傳觴客游者則拾級而登登之則南都諸勝轉顧咸收客未嘗不仰嘆

高皇帝開創之勞與中山王左右之勳也東園爲人謙恭能下士好客客郎冗散卑官來東園公必磬折迎之無敢傲慢失禮士以此多焉故南都縉紳大夫之論好游者恒曳屣于東西兩園之間今日東園宴明日又西園宴或連十數日皆有宴而東園公皆執禮若初未嘗見困頓容也癸丑之春余嘗從東園公游因遂登鳳凰臺焉余感李白負絕世之才乃令流落江海

之溢於邑吟嘯不得一見明主則僩然罷觴欲下焉
東園公固止之左手持觴右手指視余曰日且暮矣
花又欲謝矣獨奈何弗歡由是觀之東園公葢察四
時之序而悟生人之道固達者流也

遊息園記

明 顧璘

東橋子築園居室之後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徑通步餘盡蒔植以延叢縟修竹後挺嘉木前列周除芳卉美草期四時可娛子常曰疊山鬱柳負物性而損天趣故絕意不爲中亭曰愛日本以奉先驗封公曰天平今無及矣虛窻淨几宜飲宜讀西有謀道齋三楹置諸孫讀書於中佔畢可悅耳作載酒亭以待夫問奇來憩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

客坐談農圃醫藥之事恒至移日相向爲緣率室居
則掩覩納息存吾元和起則觀童子理圖史之帙時
寄雅抱命之日息園其南乃有廣圃連數十頃頗雜
池沼星廬其中達于淸溪非盡顧氏有按志當爲謝
尚江總故宅今廢爲墟而齊民業之闤闠所絕無
也榧榆蒲葦掩映森蔚風靜鳥鳴音變巧慧夏鶯好
飛移往來擇蔭暫息倏爾逝去鷺散立青蒼中皎若
積雪時驚起翩翾木上久乃復下居人多蒔疏養魚
雜治生業或星散居皆有徑可往吾園開戶向之籬

取其勝時與二三子曳履周遊無異深林窮谷之趣此又鄉鄰所以息我者與夫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一止一生壽乃長久然則息也者寶形養神之道具是矣造化遺我以年先人遺我以地鄰里助我以勝我顧糾纏外物而不知形神之爲貴殆莊生所謂倒置之民乎

載酒亭記

明　顧璘

東橋子學圃多暇時有好事之賓命駕載酒款于息園討論古人奇字辨義析疑日樂其趣殆且薄芻豢而鄙絲竹矣無所于憇乃結竹覆茅作亭西隅以展遊息未知所名客有遺余俞紫芝小篆載酒亭額者若指揚子雲載問奇事適與意會遂揭之楣常考子雲生漢季清净淡泊逡巡執戟踰三世而不遷焉志太玄法言之文以傳百世可謂不賢乎然浮沉濁世

不擇所托至其其晚節投閣以歆累符命以莽喪又何其德也多聞將焉用之哉或曰雄非愚人也欲苟生成書耳生既苟矣書於何有此又惑之大者也嗚呼見不明則志亂志亂則交瀆交瀆則胥溺並喪以没于邪雖他美莫之贖不亦可懼也夫

謝東宮賚園啟

梁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逕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脩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遥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

騰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北山移文

宋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霄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盻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

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
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
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
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
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
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
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
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吟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嘯列壑爭譏攢峯竦

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叠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請廻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西巖與子姪書

宋　雷次宗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于所禀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于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

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績以㬥逆違天備嘗荼蓼嗟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晻𡿪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于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于所期縱心于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于良辰偷餘樂于將除在心所期盡于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借衡泌吾復何慮

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
勿見白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陳仲醇曰余考室山澗神體頽寂舫讀此語實獲
我心

記游石城山中語

左輔王維楨

茅公嘗與余游石城山中其時三月矣而桃尚未華茅公訝之而問故余謂草木期雖至猶須日暴之乃發耳今四面連峯雲霧恒覆其上見日最難桃華能乎故得日苟先梅常侵臘得日苟後桃乃失春斯未足訝也

壽江行十二幅小記

夜郎楊文驄

白鷺川

崇禎戊辰仲冬家嚴購小園一區于石城之西南中饒水石環以百畝浙東之行親友折柳盤桓于中者數日始得解維眞快事也因戲圖其景以昭雅集

石城

舟過石城積雪初霽誦唐人嶺表城中之句爲之興到

佳山寺後

出龍江關外望佳山寺後一帶長松平沙細路中有梵宇叩舟子但莫得其名葢山川善藏每不許俗人容易唐突舟中想像寫此以待它日按圖之索耳

觀音門

泊舟觀音門外數日為石尤所阻因得遡門之左沿城一帶看嶙峋突兀之勢步步欲令老米下拜借[illegible]石交少忘逆旅之苦

弘濟寺

侍家嚴暨薛千仞先生李季寅盛伯含詞兄小酌觀音閣怪石如林長江如練笑聲酒浪幾與潮音相荅恨歸途雨促不得縱步過三台洞猶是胸中缺陷

燕子磯

余往過燕磯俱從金陵五月十三之遊每恨江山幽靜之趣盡以笙歌鼎沸中抹殺今年侍家君東下會石尤所阻戀戀于下者數日時寒江凄清山骨俱冷其中深遠澄淡之致使人領受不盡因思天下事境俱不可向熱鬧處着脚

江中望棲霞

去年余讀書攝山每一登頂望長江之帆影如飛今在江中遙睇峰巔何啻故人初落筆時以爲極得其似及畫畢推蓬又相去殊遠或曰帆隨湖轉望衡九面非謂今日誦乎爲之大笑

江中日落

放舟泊孤洲灘上時日銜山矣明霞射彩與水光相盪急走筆圖之此畫中夸父也

金山

乙丑丙寅余登金山者數次嘗思作圖竟不可得今從舟中遙望偶然欲畫頗寫其意坡翁所謂不識廬山眞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豈欺我哉

玉山

江滸有玉山寺偶登其亭喜江中巨浪與脚底巉岩相搏但轉入僧舍崇墻密扃不許江容山色入來殊覺悶悶恨不擲江心數頃盪去俗搆庶不點穢佳山耳。

古銀山望金焦

晚登古銀山望金焦兩峰如輕鷗浮水上信筆點染收之尺幅因思吾輩胸次原包六合内外若肯放開手眼則十洲三島玩弄腕股間耳倘戀戀牖下甘心蒙面向井甕中討生活吾不爲也

紫陽洞

過昭關入紫陽洞江流有聲斷崖千尺殊有高曠之趣因思吾家有明霞洞日在几案間今數年于茲隔在萬里蓁莽之外此洞不幾爲我輩避秦窟宅耶

宋 張敦頤

六朝宮殿

吳孫權遷都建鄴徙武昌宮傭材瓦繕治太初宮晉瑯琊王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即太初宮爲府舍及即帝位稱爲建鄴宮更明帝不改至成帝繕苑城作新宮窮極伎巧後靡殆甚宋齊而下因之稱爲建康宮以此致之六代宮室門墻雖時有改築然皆因吳舊址也

石城

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

冶城

今天慶觀卽其地也本吳冶鑄之所因以爲名晉元帝大興初以王導疾久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鑠不利遂移冶城于石頭城東以其地爲園

金城

金城吳築晉桓溫咸康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後還北伐經金城見爲琅琊時所種柳皆十圍因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臺城

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宫成名建康宫注即今之所謂臺城也

白下

本江乘之白石壘也齊武帝以其地帶江山移琅琊

居之唐武德元年罷金陵縣築城于此因其舊名曰白下

朱雀門

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對吳都城相去六里爲御道夾御溝植柳其上

真武湖

吳後主皓寶鼎元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宫巡遶殿堂窮極伎巧宋朝元嘉四年改爲放生池也

城北十三里有古池俗呼爲後湖見作大軍教場處是也

景陽樓

宋元嘉二十二年築至孝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因名之今法寶寺西南遺址尚存

新亭

宋孝武即位于新亭城南十五里俯近江渚

白下亭

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

門

雨花臺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于此感得天雨賜花天厨獻食

聽筝堂

晉孝武帝幸謝安宅命蕭安侍坐使桓伊吹笛為一弄畢又撫筝按徽金滕曲聲伊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霑襟

馳道

齊孝武帝作馳道自閶闔北出承明抵玄武湖十餘里爲調馬之所也

大江

西接江寧界東接句容界北接眞州六合縣界沿流一百二十里周世宗問孫忌江南虛實忌曰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師

秦淮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鑿鍾山斷金陵長隴以疏淮

横塘

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横塘

霹靂溝

王荆公詩云霹靂溝西路柴荆四五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在城東五里

青溪

今縣東有渠北接覆舟山近後湖里俗相傳此青溪也其水逶迤西出京都記云京師鼎族多在青溪之北有江總宅

邀笛步

在城東南青溪橋之右今上水閘是也晉書云桓伊善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桃葉渡

在縣南一里秦淮口桃葉者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獻之詩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不用楫者謂橫波急也嘗臨此渡歌送之

白鷺洲

在城西南八里對江寧之新林浦唐李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景陽井

臺城中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眢井謂此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

白楊路

縣南十二里石山岡之橫道是也宋袁粲常酌于此

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怪而問之荅曰吾侶偶游非知音也

謝安墩

在牛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

桃花塢

在蔣山寶公塔之西北舊有桃花甚盛今不復存

射雉場

在縣東二十里齊東昏侯置射雉場五百所皆以七

寶裝翳

烏衣巷

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劉禹錫詩曰朱雀橋邊野艸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長干

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棺寺南巷西頭

出大江

藏氷井

覆舟山上有凌室乃六朝每歲藏氷于此也

覆舟山上有凌室乃六朝每歲藏冰于此也

藏冰井

出大江

西浮籍

吳郡錢希言

長江

揚子江潮小信僅達皖城口大信乃至小孤山下而還不復過潯陽矣唐人詩潯陽向上不通潮以此

京口

潤州故有西津渡名最古而無題詠獨孟襄陽揚子津望京口詩有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之句疑郎稱此地歟

金陵

石祇瓜步群峰與幕府盧龍相犄角大江流金陵界者二百餘里稱天險焉

燕子磯北瀕大江與弘濟相望磯之得名非王謝美談徒以其形如燕子耳景亦孤絶僅僅一卷

石頭城吳時悉土阜後乃壙山爲城塹江爲險耳張九齡有候使石頭驛詩念君石頭驛寄書黃雀樓談者以茲山當楚之九疑云

新林浦一名新林港在今西善橋謝眺之宣城出新

林白板橋賦詩紀事故李白有明發新林浦空吟謝
朓詩之句也

三山郎晉王濬伐吳地三峰排列若几案間物雖無
取秀拔駢羅而澄江如練風景依然千載驚人佳句
故當擊節

秦淮與外江夾二洲曰白鷺宋曹彬大破江南兵駐
於此李白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摹
寫曲盡

歷陽

横江渡與當塗牛渚磯相望此處風浪迅猛商舡多
從夾中行故李白登昇元閣詩有人言横江好我道
横江惡之語

姑孰

采石山枕牛渚之北謫仙樓在焉樹木蒙茸峰厓陡
削江流齧亂石作瀧瀧聲舟行可攀蘿而上不知太
白精靈何之能復騎鯨下雲中否也

此去牛渚山僅里許山下有磯古津渡也溫嶠燃犀
袁宏詠史晉人風流多不傳特傳衣錦提月事以[illegible]

佳話耳

太平郡治去江干數里許搶影嵐容盡在雉堞之上東望有白紵山晉桓溫領妓人奏白紵歌處又有謝公宅太白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遺墟尚存

蕪湖隸太平今稱麋邑桂潭蓮菊岸桃李映成蹊此梁元帝泛蕪湖作也

秋浦

舊傳秋浦景物宛如瀟湘洞庭豈因太白之歌河漢

其說乎旣無千林萬木亦不聞鳴磵啼猿獨淸溪一
掬潺湲尚堪浣漱

皖城

皖爲吳疆盡處表裏山川其雄視都中者有潛山焉
武帝乾封之明年南巡而東登禮灊之天柱由號曰
南岳者此也城東有劉伶墓垂楊撲江陰翳數里帆
影盡綠

雷港驛

雷港驛在皖之望江一名雷池卽古大雷口也鮑照

嘗登大雷岸與妹書故唐人詩中往往稱大雷書

小孤山

小孤山枕江北岸孤峰峭拔石陡崖傾與南岸羣山對峙如門江流至此隘束而出矣上有神女廟共彭郎磯相望盈盈故俗有彭郎娶小姑之語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五

南直隷三

游茅山錄　周必大

游茅山記　葉夢得

游茅山記　喬宇

游茅山記　都穆

禮茅君記　王叔承

尋山誌　陶弘景

山中答謝中書　陶弘景

茅山長河館碑　陶弘景
茅山曲林館銘　陶弘景
游龍鳴山記　陶安
游西梁山記　汪循
八公山記　唐樞
龜山記　蔣津
游桓山記　蘇軾
潁州擇勝亭銘　蘇軾
擇勝亭詩引　蘇轍

顧龍山前記　張明弼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修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游浮槎山水記　歐陽修
浮槎山記　王禕
廬陽客記　楊循吉
廬州同食館記　陳濂
游皖山記　李元陽
黃山凌歊臺記　馬之駿

太平山銘　孫綽
太平山日門館碑　陶弘景
横山記　馬之駿
牛渚山記　陸游
宴姑孰亭序　李白
游敬亭記　馬之駿
游浮渡山記　鍾惺
巴雨巖記　吳道凝
天心亭記　吳道凝

文春山記　唐樞
登九頂峰記　潘之恒
宣州疊嶂樓記　獨孤霖
青蓮閣記　湯顯祖
西候新亭序　李白
南陔六舟記　潘之恒
宛陵二水評　潘之恒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遊茅山錄

宋　周必大

九月乙丑朔夜雨丙寅早雨止挈家遊茅山出溧水東門二十里飯張野坊又二十里少休天王院微見日色又二十餘里至茅山鎮又里許入崇禧觀嘉祐中知句容縣陳倩按修句曲山記云觀對筆姥山記云吳大帝孫女升仙於此故名本陶弘景華陽之下館唐貞觀九年立觀本朝改今名兵火焚蕩秦會之家復修之晚置酒三行山中宮觀所入豐厚遊人至側接待云按記

言大茅山在崇壽觀北獨高處大茅君諱盈中茅君諱固小茅君諱衷是日行道中望岡阜西南來勢若連環旣赴三茅而尾北擲馬上口占云千峯溧陽來勢若西南奔遙拱三茅峯不敢迫至尊近三茅無山三茅如軒縣次序儼弟昆正西闢夷途羣仙之所門至今不洎宮往往彌旗旛此山之大槩也須遍遊乃成章丁卯夜聞雨聲平明遽止挈家遊山北五里入新創白雲崇福觀紹興壬午太上賜額道士王景溫主之山勢環抱右倚白雲峯自此登中峯左帶龍山及石培峯

山多石得名前對赤山望之如以巾幕覆冠冕其內卽湖
也又二三里至三茅祠宇宮按記云在中茅峯西側
天寶七載立精舍今之觀宇甚平常頗有宣政士大
夫如李彌大輩題字如宮黃見止濮州人次上昇元
觀本在山頂建炎間移此望大茅峯在東南次上昇
元頂謁白鶴觀按記云漢永平二年立殿下有壇卽
三茅君飛昇處壇松已半枯右廡有小軒望川原甚
廣自廟下嶺至大羅源記云在中茅峯之西若自正路來則
稍迂二三里此處有清眞觀正在白鶴廟之背每歲觀會必設御

齋上登極罷之諸觀皆有茅君像而此觀獨無棟宇亦弊陋惟新創真武殿甚偉酌丹砂泉記有祠宇宮玉砂泉在中茅後疑卽此出門踏叢篠訪臥龍松根盤如龍枝如覆屋常有道人結菴其下時覩巨蛇出没遂去之又入山一二里入張椿齡凝神菴菴坐中峯殿亦對赤山湖而稍偏其左卽白雲峯隔峯卽崇福觀白雲峯與中峯相連其右卽小茅峯也椿齡字達道太上數召見賜御書衣服白羽扇天鵞毛為羽沉香柄茶磨色正紫而底青漆其外如椰子刻御製銘云截漠玉琢蒼筠鉛運頂汞成塵後

有損齊二字今上亦賜御書扇面樓閣華煥酒味清嘉椿齡傷足不能行戲作小詩云仙師足厭踏京洛亦復懶控茅峯鶴遺形聊示德充符閉月定從陳鐵脚事見山記朱自英傳次入黑虎谷訪劉簑衣坐小峯對中峯簑衣恩州人與語正而不夸太上嘗召對賜賚皆不受冠履質朴異乎張君自此復出官道歸飯崇禧日已過午徃復約二十里飯過西楚王澗又有東楚王澗記云楚王立寨得名入五雲觀記云在華陽洞西門本王欽若置道館欽若死其妻請立觀景祐元年賜額晏殊

撰記便道至玉柱洞洞深數丈中有石柱篝火一遊
而出數十步間即華陽洞道書云華陽第八洞天張方平諸名
人刻石洞門穴縈紆側身膝行乃可進纔二十步水
自中來伏流出外爲澗遣從者涉水行百餘步得受
籙人所投竹簡而回其源未易窮也由小路上元符
宮宮依積金峯對大茅峯稍偏而以五雲峯爲案記云
茅君乘五色雲現北峯昔王畧劉季康相繼居此落成於崇寧
凡數百間地勢極高未至四十里已望見其室宇兵
火後無孑遺楊存中妻趙氏復葺之視山後皆燬不

未及其半然壯麗已甲宮觀矣都轄徐萁知宮賀從道置酒不暇留相導西過天聖觀觀在積金峯之上正對大茅峯記云梁天監初陶弘景遷龍子於此豢養本朝祥符三年迎入内尋歸之池在殿下深數尺其水湛然旱歲輒請禱予已卯春任教官時張子公迎致祈雨甚驗今有一二在盤中以示遊人云復回元符宮下華陽橋觀陶隱居丹井其下泉流觱沸是爲楚王東澗記云東西澗并華陽洞三水合流直至崇禧觀前度橋涉華陽宮亦對大茅峯記云在積金山南華陽洞西門本陶

弘景之上館天寶七載立知觀李友文澗之西岡人出自唐景皇帝其族頗盛次入栖眞觀記名玉霄菴弘景華陽之中館徽宗朝賜今名弊陋之甚日已晚由小徑歷酆都山山骨皆石或云舊聞治獄聲因創太乙救苦天尊殿有博州人王若寧守之又數十步至餘都正菴死十餘年亭館摧毁蕪沼殘花而已此崇禧之便門也自五雲觀至栖眞相去甚邇日短道險故怱怱耳夜大風竟夕山以北爲面戊辰拂旦乘荀輿登大茅峯凡十八盤乃至其巓北望中原西北望句

峪西南望溧水正東望金壇惟正西皆平原予詩所
謂群仙之所門也上有大元殿以了頭山爲外案方
山爲內案非金陵之方山殿前有小池殿後有石壇嘉祐以
來張環諸名士皆刻姓名雲飛氣欲雨忽忽下山入
太玄菴登八仙殿殿下池可四尺號喜客泉鬳沸殊
甚水流爲澗入崇禧給烹煮灌漑矣歸崇禧方辰巳
間乃挈家再過山北約十里許路旁有磚堠刻云崇
元翊教眞人陶隱居瘞劒之地宣和封號如此乙巳重立其後十
餘丈四間有名獸二即隱居墓在雷平山西南熈寧

中盜發之紅光屬天磚文隱起銘云云稍前即玉晨觀東對雷平山前有大池養龍池及許長史丹井徐鉉銘并書人門有二壇其左即長史壇刻云眞白先生立其右云是隱居埋名壇也東廊長史手植檜其圍丈餘西廊左紐檜圍八尺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觀後有鳳門泉近歲士人曾恂重述山記比陳倩所按舊記頗詳觀有其板并古碑十餘最佳者隱居新帖長史舊壇館碑隱居撰并自書數十字又玄靜先生碑栁識文張從中書李陽氷篆額號爲三絕又顏

魯公書又唐太和七年十月四日禁山勑呼匠摹一二碑及三茅君像賞以千錢自觀西過靈寶院有瑞像老君殿殿前有周眞人養龍池道士王宜言字子誼號王自在年七十沐人徽廟屢授道官不就壁間挂歐陽小草秋聲賦歸雁亭詩知予居吉忻然見畀以茶荅之東南行二三里入燕洞宮洞在宮南半里大石錯立一石橫壓洞口窺其兩旁蓊深穽也或云通人有縋而入者又稍南即錢眞人誦經崖崖在平地三面如圍屏西南其嚮眞人誦黃庭經于此石文

畧類所倚之迹云知宫吳志道言尚有抱元觀乾元觀丹沙泓今有田先生庵洗出山石甚佳遠者四五里近纔一二里而雨大作從者咨怨遂回崇禧獨登華姥山謁孫仙姑廟是行也山之東周覽無餘山之北再至而遇雨山之南聞自崇禧五里至分陰泉大茅君洞二里至八卦臺又二里至潑墨池後回四里至金牛洞次一里至南華陽洞及崇壽觀有撫掌泉九錫碑次出大路至南華陽觀道士所言如此既未暇往不復攷證夜道正吳守鄉置酒雨中爇黃蓮香命卜處中鼓琴

黃、蓮、香、青、精、飯、山、中、詩、材、也、

遊茅山記

宋　葉夢得

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不至大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裂石濶不滿三四尺其高三之不可入金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百餘步其言甚夸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意

當有謂不正爲洞言也

喬宇遊茅山記

正德辛未歲四月五日至閏明日從西南輿行百二十餘里至茅峯之西麓有玉宸觀門外有古檜十餘皆逾抱紋左紐奇怪可畫入門觀晉許眞人丹井及蕭梁至宋諸碑二十有五入道藏白馬老君二殿殿前各檜一株尤古而奇出觀南入六七里至大茅峯下經朝山亭舍輿徒步其峯屹立路蜿蜒而上山半一祠少憩復登至巔有祐聖觀據其上云大茅君升

仙於此其峯眺望數百里可見金壇井邑歷歷在下題名訖乃下山觀喜客泉泉中湧沸如錢數處傳云客鼓掌乃爾益贊其異也泉之東崖如劈下有洞深不可入外鐫華陽洞三大書旁多題刻湮滅不可讀予亦題名于側復西行至元符萬壽宮即陶貞白之宇臺殿偉麗中有二碑一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字一刻元賜印劒環山省劄印文篆九老仙都君印六字玉色蒼潤與劒皆宣和時鎮山之物也緣山而北至崇禧萬壽宮遂登第二峯二峯西三里有小

峯名積金登之又三里登第三峯三峯以次高下其所祠者亦以三君三君各專其一相傳升仙之地亦如之登皆題名於石積金之石更磊砢可愛山自大峯東折而北相峙盤據凡數十里上皆無木惟形勢崇峻山麓紆隱清泉古杉交雜于下誠棲眞之所也

都穆遊茅山記

歲癸亥四月辛丑予至句容將遊茅山同年張汝敬適宰是邑乃相以輿馬出句容東南門迤邐而行地多隆窪兼之久雨新霽値泥淖有沒股者二十里就

民廬小憇東行十五里至蔡墓村又五里經土地祠
俗謂之五里廟自是五里抵山麓山有三峯最高者
為大茅峯草被之其綠如傳而茂樹清泉復相映帶
予神情飛動命輿夫疾行上山二里至崇禧萬壽宮
其東有東西楚王澗自華陽洞西三水合流趨宮之
前相傳昔楚威王遊憇於是沈靈宮濤緣率道士出
迓宮蓋梁陶貞白華陽下舘入門有崇臺三級甃石
堅緻名拜章臺宋徽宗時物宮又有陶貞白王遠知
祠遠知貞白弟子其敎所謂正法王是也坐方丈啜

茗予欲登大茅峯靈官云峯去此十里遂假其軟輿出宮東行折而南約五里道始石級躋陟頗艱輿非挽不得上里許舍輿而徒經朝山亭復上憇半山土地祠峯至是登已四里去巔不遠殆不止於半也又上緣崖而行道益峻險金壇諸山遠列雲霧竦慄不暇顧隨行兩童爲道士各持瓦數片謂可以獲福雀躍而至若角健者予哂之戒毋失足一里聖祐觀據峯之巔大茅君升仙處也觀北稍上平石爲天市壇道士云永樂中於此五埋玉簡左稍下則龍池也池

不甚廣小黑龍十數遊其中取視之長僅三寸昂首
四足目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牡牝蝨蜥蜴類也宋
祥符間嘗遣使醮祭緘二龍於器將獻之闕下中道
風雨惟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洪武中亦命取入
宮五失其四毎歲旱禱雨輒應今與山之神同著祀
典重午日祀山神而龍則以驚蟄皆縣官親祀下東
北半里閱喜客泉甃以石圓徑丈深可半尋衆鼓掌
卽湧沸津津如散珠否則湛然山復有撫掌泉在昭
明讀書臺下與此泉同誠異蹟也涉澗東折數百步

二碑屹立草中其一宋景祐間賜觀額敕牒其一晏元獻五雲觀記又東百步至華陽洞道家書謂三十六洞之八周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上巨崖如削有華陽洞三大字旁多昔人題名洞舊塞於泥近道士通之外兩石相拒狀如掀唇後人累甓爲垣以防失足而復亭其上以俟遊者自其左循石級俯首而入崖前點滴下多積水數丈泥仍塞不可以前蓋洞有五門此南面之西便門也洞又東下數百步有石柱洞口偪仄容僅一人予疲不能入東北道多亂

石經仙人洞西折歷馬迎街度石梁上元符萬壽宮
宮陶貞白故宅中亦有拜章臺堅緻不逮崇禧臺之
右二碑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大字并前元賜
印劒環山省劄登方丈茅峯嘗其前還崇禧已暝沈
靈官開宴言歲庚戌三月之望辰刻三茅君現形大
茅峯西足躡祥雲金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幾百人
或曰茅君現形其衣皆雲氣所爲無眉目也夜深宿
方丈左室聞窻外聲澎湃淜滂飄忽颷激如秋江怒
濤又如大將之師萬馬奔騰千里驟至予意是日熱

必大雨虞其妨遊攬衣起徐耳之益松風云山空人寂境乃如是宜陶貞白之愛聽也癸卯經茅君殿其北墻上有道士書周天蟾茅山賦天蟾元季金陵人博學多伎能然賦無甚奇讀數語即去既而沈靈官偕至方丈觀宋徽宗賜元符宗師玉印方三寸許其色蒼潤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篆刻精妙非今人可及元符有法劒一亦徽宗所賜與印皆鎮山之寶也早食沈靈官偕予由山一里入崇禧觀其右王法主墓攝衣欲登而阻於行潦墓前二石表猶是唐物與今

之製絕異左表中斷道士續以新石北折幾三里有
古松千株殿角出其中者祠宇宮也宮祠三茅君道
祖有唐刻石北折五里草際遺斷碑一石羊二其一
羊已無首碑字大數寸其僅存者云宗玄翊教陶隱
居瘞劒之地上數百步拜眞白墓敗垣荒草上老樹
欲歷元劉宗師大彬刻石表之一里至玉晨觀即所
謂金陵地肺天下第一福地者也東晉陽羲許長史
父子並於此得道其前池曰雷平眞誥謂昔雷氏養
龍之所後人譌爲郭眞人養龍池非也池之南爲伏

龍岡上有唐玄靜先生李含光墓不及登觀門列石古檜十四傳爲許長史手植大逾合抱紋皆左紐若出人力此可以觀造化之巧近一株瘁仆人割其皮以去道士云左紐檜不止是三清殿前凡六老君殿前凡二藏殿茅君殿後皆有其一予平生見樹之奇古者惟常熟之七星檜錢唐之九里松及此而已七星檜直於梁九松植於唐壽咸遜左紐下視宋元之木植孫曾耳觀東檜下有古井石闌刻字巳半漫剝摹讀數四逆之以意始辨其字云晉許眞人丹井梁

天監十四年重開十六年安闕今道士呼爲陶公丹
井豈以其重開而誤耶觀之兩廡及庭古碑二十有
五其間梁刻者一唐刻者六南唐刻者二予所最愛
則陶眞白許長史碑顏魯公玄靜先生碑暨李陽氷
篆餘皆宋刻不能悉讀登白馬老君殿前有周眞人
滮其水已涸老君象後龕仙人展上公像山志稱上
公高辛時人不知其何據劉大彬題板謂因漢象增
飾之亦未必然也午飲方丈聞法堂東有陰陽井及
觀之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燠故名道士云

此許長史舊迹飲之可以愈疾未刻離玉宸與沈靈官別

王叔承禮茅君記

戊辰二月九日爲茅山遊先是約錫山同志者凡幾輩乃陳生以酲胡生以女病疹周生李生以學御史課其明經浦生以改屋廬過生以内人病皆不果如約同遊非夙約者得浦士煒士美士禮三兄弟云十一日次雲陽道有雪鄰有樓船寛甚會其主他出從榜人借而艤賞亦雪舟一勝也十二日霽有風晨自

雲陽乘筍輿可百里及暮抵山舍張道士樓道士呈華陽洞者是夕月大皎趺飲遇仙橋上臨橋有亭軒空四朗懸據絕壑澗水冷冷其下壑上楓香萬樹月影參差紛積酒樂忽雲水道人來擊魚鼓度莊生歎骷髏諸曲良非南華經旨然謂壽如彭祖富貴如帝王皆骷髏用事或莊生者意矣十三日風和日益霽登茅峯絕頂禮三茅君時桃李方花舞蝶翩飛惹袂幽禽百囀樹杪松鼠流躍蟜如飛鳥野色寥廓金陵京口諸山與長江明滅遠近爲茅峯設景也山童然

燭導遊玉柱洞洞底石柱瑩如崑玉既又入華陽洞華陽故大茅君煉丹所梁陶虛白亦由此仙去稱華陽隱居也濯足清澗歠坐古屈樹蔭昔頃許折曲徑覩喜客泉圓鑑清徹投之錢泡珠纍而起說者謂水解顏耳是夜月益開朗復飲橋亭成醉隱隱見片白玲瓏發耀醉中誤謂積雪童子報曰月在梨花間也峯頭燈火際天如銀漢星列蓋日中所遊朱宮絳樓千疊間矣相與扶醉登華陽洞頂攀枝履危石輕捷如猱不知身之下上夜半則茅君入夢作月夜宿華

陽洞夢茅家兄弟詩有萬樹桃花醉玉杯之句夢中了了受茅氏眞訣千言既寤覺一言之爲多矣十四日出山寒風陰雲欲雨十五日夜次毘陵桃花園桃花數十畝映月如朝霞忽忽身在華陽夢中也張道士自稱半仙喜豪酒善爲道家曲不解爲人醮祝言其師生平自圍棋鼓琴外無他好師之師則惟解曉魏家絫同契爾乃余覩張之弟子則早夜辛苦起家如世俗爲其妻孥營營竭狗馬力者然其輩尚睦也又其後弟子則切切向爭矣余嘗慨惜世中人墮落

塵網一來山中山中況茅君地又號稱羽士流者顧
復乃爾於乎茅君不可奈之何矣十六日錫山舟中
作禮茅君記却寄茅君亦以諷諸後約者

尋山誌

梁 陶弘景

倦世情之易撓迴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寔昭阻而備艱渺游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旅巖上心容曠眼氣宇調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害焉之弊既去解牛之刃乃呈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之所尚也若夫飛聲西岳邀利東陵楚湘之潔吳江之矜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眞晦道余所弗亟襲衣

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翺翔庭宇傳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爾乃荊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夜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盤石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瀠石而生文草藋藋以拂露鹿颸颸而來群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北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蕙風而偶乃乘興而遂往遵巖路以遠游訏天維而摽思

惝怳忽而莫求眺回江之森漫眩疊嶂之相稠日斜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嶔巖而起巘値闊達而成洲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緣磴道其過半。蒐渺渺而無憂悟伯昏之側宕躡千仞而神休遂乃凌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右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霧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赴水鷺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泛濫歸田兮翱翔此瀟灑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菌蟪之危促羨靈椿兮未央雖鵬鷃之異類託逍遙乎一方願敷衽以遠訴

思扣朝而陳辭至赤城兮一憩遇王子而宿之仰彭徜兮弗遠必長年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將壽山而採芝去採芝兮入深磵深磵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無矚深磵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鳥迷蘿兮繽繽雲停松兮紛紛停雲游兮安泊離鳥棲兮索群嗟群泊其無所思參差而誰聞既窮目以無闋缺一句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以蓬萊曰果爾以壽山之志館爾以招仙之臺缺一句熟瀛水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竟莫知其所

躋缺一句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

山中答謝中書書

梁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日夕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棲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兹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纓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已。相與共憂。謁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竟。不亦皎絜當年。無忸前脩也。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

君。

幽清高適足稱仙隱

茅山長沙館碑

梁　陶弘景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凑無越三教之境縉紱之士飾禮容於闕閣耿介之夫歘旌麾於門裔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明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寔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革襍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茅山曲林館銘

梁　陶弘景

層嶺外峙。邃宮内映。冗冗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趺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爲勁好。掩迹韜功。守茲偕老。

龍鳴山記

明　陶安

至元丙子二月甲午厚齋嚴君治酒殽拉予遊溧陽龍鳴山即無想山也時春霽既久風日暄麗耆英少俊序齒而行鼓吹前導從藍溪東南行五六里兩山峙如雙闕相距百步繚亘東趍中夾石田田右小路隨兩山勢深窅曲折行三四里隘不宜田僅可爲路又數里山益奇峻輕嵐暖靄微襲襟帽山外崇峯複嶂杳無窮極少焉峭壁對立狀若華表松杉萬章夾

路北轉澗多石底雲深樹茂繁卉被岩鳥聲清碎似非人間世僧舍雄麗榜曰禪寂門外獨松古秀大連數抱修篁干霄森列門內寺長老出迎客延坐後堂扁曰白雲深處其西有聽松軒又西即韓熙載讀書堂遺址所植檜猶存其北有井露室又北上爲招雲亭氣象空曠攢峯玉立視嚮所歷群山低俯其頂矣遂躋磴至潮音巖怪石異態百出同遊者疲于躋攀於是止焉予以一登絕頂爲悵與二三友決意直上地勢斗峻褰裳援蘿履蒼莽中上有天池流瀁其水

下飛潮音巖引以給庖其西絕頂巨石雄坦可坐數十人渺焉四顧心目豁然其東絕頂視西尤高倦不欲登還飲白雲深處于時暖氣薰席蒸焉如夏凄焉如秋栗焉如冬觥籌無筭談笑甚歡雖從者樂工各適其意酒既長老引客看花徐行登環翠閣已而與長老別出寺門行幾一里衆以興未盡席地坐分韻賦詩者久之詩成而歸

遊西梁山記

明　汪循

壬子八月朔偕同袍方君時用會試禮部北行抵蕪湖買舟趍金陵阻風艤于西梁山下日方卓午舟中無聊顧謂時用曰奔趍南北幾經西梁而未覽其勝盍一遊焉乃駕小艇而登二客從之江之涯帶山之麓居賈十數㕓貿易四方之殖青郊烟椰門巷連延巨艦小車水陸絡繹宛然一市會也掌封有吏盤詰有兵故地雖僻而盜賊鮮商賈便之山之高百餘仞

而袤不滿一里廣西袤之一面童頹無草木鳥獸之蓄巉險陡峻不通蹊徑援岩而躋比及其半手足痛弱不能躡矣時用倡呼先奮數十步至一岩息焉以手招予予等接踵而至巖空洞可容數十人能蔽風雨俗傳昔有浮圖棲禪于此後不知其終良久喘定氣舒力復勇發直陟其巔乃平地始有草木花卉之屬一巨石怪甚上洼於頂下若懸磬欲憑之心懼股戰乃止東偏最高覓砥舊設望江樓以覘寇敵治平久樓不復葺惟立木以見故址在焉邊岩瀕江下有

僧院壁山而立江深不敢俯視遙見其屋數楹如覆水上餘無所有也遇樵子數輩詢其地屬和州訪左羊之墓不省其處因指其路背山而下逾強半有尼菴一座竹木蒨蔚宮宇深邃雞犬聲隱隱出林中叩扃而入坐半餉尼媪再進茗取禿筆題壁以紀歲月而返嗚呼是山也予昔家居未嘗聞也及考圖誌聞而知之未嘗見也今一登焉山川之名勝人物之華侈古今幽顯之跡造作興廢之由一覽而有之觸之於目感之於心覩太平之勝觀而四方之志窮而愈

堅慨古人之死義而守道之心老而益壯所得不既深乎雖然今日之所得亦未必不自昔日之所聞始也未有未聞其名而能識其狀未有不即其狀而能得其實者也必聞而後知其名必見而後即其狀必登而後得其實然則見之不真聞之不審而欲強論西梁山者皆妄而已予竊惟此可為為學者諭焉故聖人有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不其信哉

八公山記

明　唐樞

壽州北門外五里許淮南王安與八賓客所登故臺尚存石上有人馬跡王下士好仙術能以意召八老丹餌雞犬皆仙化然王不能自駐衰何也疑其假托以聚豪英爲後不軌之謀世之欲有所爲多有所托於前不可不致察

龜山記

宋　蔣津

龜山在盱眙縣北三十里其西南上有絕壁下有重淵廣記禹治水以鐵鎖鎖淮渦水神無支奇於龜山之足按張商英龜山水陸院記以佛書考之則五百梵僧遊止之地以仙經考之則太眞元君之別治也周明老題龜山回文詩云迢迢綠樹淮天曉靄靄紅霞海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峯千點數帆輕

遊桓山記

宋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巳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以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

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瑟
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
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宜不少瘳乎二三子唱
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
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
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
適王遹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潁州擇勝亭銘

宋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荼。

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倣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毛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幾哉。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即古之幔亭也。亦[illegible]

潁州擇勝亭詩并引

宋 蘇轍

子瞻爲汝陰守以帷爲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我歷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窘若縶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鬻後鑿匽溲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流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遊外纒毳韋內輯貂

馳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聚爬薪樵。食肉飲水。雨雪相淋。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群。不懷一廛。今我柰何。横自綢繆。翼爲華堂。溷爲層樓。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玆士夫。泯焉周流。如燕巢春。知不期秋。修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潁尾甚淸。湖曲孔嘉。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

來。庶幾無愁。

二銘兄弟角技眞稱兢爽

顧龍山前記

金壇張明弼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其四支為四嶽以百節為百名山命大章竪亥步四方道里遠近分布崗巒產生陵谷而吾邑西良常句曲乃踞其二然而山去邑郭六十里而遥非輿馬不可到邑中平夷曠衍望之如洮湖之面未有雞頭鹿角之土以棲人屐齒于是邑人有巢蓍子者患之繪圖以請于帝願割混沌氏之一毛以賓曉日送夕月焉上帝未許適夸娥氏二子驅

北山之龍將移太行往居雍東龍方負山屭贔夸娥氏輒持鐵鞭鞭之龍矯鬣左顧拂然而墜其一石帝目巢著子曰神承之以昇若置邑居中為顧龍山

泗州先春亭記

宋　歐陽修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于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寶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于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于此于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
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
貶夷陵過泗上于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
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

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靈壁張氏園亭記

宋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

守吳輿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亭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于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

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遊浮槎山水記

宋　歐陽脩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

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
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
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
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
可兼者惟山林之樂耳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
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
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為
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
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善交賢士

斂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著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浮槎山記

烏傷王褘

浮槎山在梁縣東南三十五里按隋志云有浮闍山俗傳自海上來昔有梵僧過而指曰此耆闍一峰也梁天監間帝女總持大師于此建道林寺無諸釋用孫嘗題詩云山爲浮來海莫沉蕭梁曾此布黃金梵僧親指耆闍路帝女歸傳達磨心地控好峰排萬仞澗餘流水落千尋靈蹤斷處人何在日夕雲霞望轉深人謂可得山中大槩歐陽公水記云碑陰有元豊

七年洛陽景謨遊山留刻云寺有榴花根榦偉茂世傳昔梁武帝女尼所植也有井泉陸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歐陽公水記浮槎山與龍穴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華陽山在含山縣北十八里本名蘭陵山下有華陽亭因名山有洞曰華陽至和初王介甫遊焉洞有二前洞遊者甚衆後洞則介甫所遊寺僧言山嶺有天梯洞

廬陽客記

吳郡楊循吉

府治環郭諸山

治合肥縣境

山總一十有九

有高峻　有平遠　特多流泉

鎮山一　大蜀 遠見二百里

名山一　浮槎 歐陽公作泉記

府東諸山

東巢縣境

山總二十有六

紫薇觀秀麗類餘杭西湖

產靈藥　有温泉

名山一　金庭洞天

又東南無爲州境

山總三十有八

濵江皆山山最多

州居山中　民淳朴

古蹟一　濡須隖 三國時孫權築

府南諸山

南左偏盧江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山多深曲而類不甚高大

產礬 出美泉

名山一 冶父

南右偏舒城縣境

山總一十有五

山高大產材木

有泉堰灌田萬頃

名山一　龍眠李伯時有書堂

府西諸山

西六安州境

山總一十有六

高峻險阻　多野獸林木

又西南霍山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或直起如筆或曲折通水或黃或白或並
立水中
名山一　南嶽一名天柱峯高七千千七百七十丈
奇境一　潛臺石山如臺有河中流
又西南英山縣境
山總八
勢多尖峭奇險　亦有溫泉
奇境一　石險有大石絕流而生三孔注水
諸水

巢湖周圍四百餘里納諸水而注之江自府以南至東皆主之

其西北有合肥縣界

合肥之水凡六其四源肥水源李陵山派河源大蜀山金斗河源鷄鳴山店埠河源圖疃其二輸三河茅河其七歸歸淮一歸巢湖五歸舍山一

其西爲舒城縣界

舒城之水凡四皆有源南溪桃溪七里河石塞河俱發源邑西陽山其一輸七里河接溪通湖其三歸並歸巢湖

其西南爲廬江縣界

廬江之水凡十一其八源會市河源馬槽山清野河源冶父山繡溪源馬槽山石槽河源大凹山黃墩河源礬山尾洋河源礬山黃泥河源秀山沙溪河源秀山其三匯沙湖黃陂湖白湖其一輸沙湖其十歸歸巢湖二歸沙湖一歸黃陂湖三歸江四

其東爲巢縣界

巢之水凡四其一源柘皋河源浮槎山其一渟濡舒水其二輸天河黃洛河其三歸歸湖一歸江二

其東南爲無爲州界

無爲之水凡十五其源二襄河源青檀山水安河源白石山其八

輸運河馬腸河䄂溪河口泥汊河三溪河直阜河朴樹河其四入奥龍河夾江河

一箭河栅港河其二復出奥龍河夾江河其七歸皆歸江

自府以西至南凡一州二縣水惟兩支

一支六安州及霍山縣水入淮

六安之水凡五其一源白沙河源天柱山其五流三為奔流三澗

二為平流白沙河馬栅河其一歸白沙歸淮

霍山之水凡二其源漫水河源羅田多雲山臨山河源英山縣界分水嶺同

歸皆歸潛

一支英山水入蘄

英山之水凡三其二源英山落梨同源分水嶺北澗源馬鞍其一輪北澗輸英山其一歸並歸蘄水

廬士問

廬士問曰夫郡以山爲勢吾廬之山前後而後約何耶客曰吾館廬未踰十旬而其山已歷歷胸中矣太蜀廬鎮也郡既主之矣若夫諸山則有廬江舒城列吾前而左無爲右六安是爲三案皆不遠千里來爲我賓所謂以寡制衆信乎廬之美也於是有巢湖焉其容浩浩而惟中是處譬猶腹也能無裕如乎士又

問曰雖然姑舍是而談水可乎曰夫水必有源也而又有歸也然後克利而無害不然不涸且溢雖禹不能爲功焉今是湖也其瀉之不及則滙而渟焉其得道也則滔滔而往焉大槩不過之乎江而已耳之江則之海矣夫壑莫大於江海而廬之水率以是爲歸豈非天地自然之道哉曰西三支之水如之何曰六霍注淮英注蘄地勢則然固不必皆攝然罔不朝宗于海焉抑可以見水之非一而稱富矣士曰然則子之爲志也厥要何先曰山先紀水先脉若是焉耳子

毋庸詰士乃歸而卒業以客爲知廬之事

廬州同食館記

唐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斷㭊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雪霜賓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歲𣁽熟民且閑陶瓦于原伐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壖乃豐賓堂乃崇前軒怒桷蚪蚪層櫨牙牙中囘洞深高簷騰掀階閑容揖讓楹閑容賓盤桓閑容樂工屏閑容將吏左右爲寢食更衣之所朱戶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澍又西

開下閣作賓舍廡屋宏大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爲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楊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爲中路大曆末蔡人爲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諸侯權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路

不蒞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于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爲尚書郎以通知政術爲合肥郡太守質平訛心風俗丕變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楊州軸轤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爲風波沈溺者半乃于湖東北岸橐皐里作倉廪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于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次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丘明傳經因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

之政亦春秋之旨傳曰自廬巳徃賑廪同食太和三
年太歲巳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遊皖山記

明　李元陽

皖山在潛山縣世傳漢以皖爲南嶽其麓有漢祀壇嘉靖戊戌夏匡廬山前與陳内翰後岡别渡江漫遊遥見三峰插天遂問路至皖嶽之下登麓五里投三祖寺宿平旦謁殿禮塔因避雨塔腹僧曰每歲夏仲有龍水洗塔今尚未也予疑其言以謂有雨則洗奚必龍乎殆僧神其說耳頃之忽雷電交作予欲趨塔腹避雨僧遽挽袖曰不可覩此景象當是龍來也雨

頓翻盆予愀然立廊下候之則見大水從塔腹而出鏜鞳之聲如江濤然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蝠餘穢起視塔腹纖塵不存矣嘗聞浮屠所在神龍訶護信哉既晴由寺後入石澗觀黃山谷題石牛之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怪石俱被沙埋獨石牛巋然豈有神乎徵諸士人皆曰不誣遂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峰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如畫雷公之狀晴天仰臥

頂盤如人曬腹樵者遇之雷霆隨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蒞赴成都守取道于此公有雅懷聞予在山因迂途相尋遂握手更酌秉燭聯詩明日有士人數輩來因道古蹟始末予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者也其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師尊之鬼神亦護之彼漢禪壇壝鞠爲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雜遝山麓如飛鳥一過耳然則人世之足恃者果安在哉。

黃山凌歊臺記

明　馬之駿

黃山在姑孰城北是釆石入郡道山趾爲東嶽廟赴林陽仲招已曛黑坐雷神殿中背屏面扉如墮眢井亟呼炬登山行蒙茸礫确罥足藺而蹏快巔爲凌歊臺劉宋故蹟許丁卯詩所謂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其處也地圓而平定是臺址荒蕪冷烟巢鷹穴兎想昔日笙鏞黛䌓之勝令人腸結雲斂月出前視群山後視大江田畦村落俱自了了月被山爲薄雪殘粉如

美人處輕容中旣不礙觀而轉益其嫵友人潘景升
方輯黃海備新安掌故玆山亦同名不詳所繇始然
凌歊戴首自可千古予暇語景升汝黃爲海此黃爲
勺有天人爲斷不分芥子須彌觀也

太平山銘

晉　孫綽

嵬峩太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縕奇峯挺崿上干翠霞下籠丹壑有士寘游默往奇託蕭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覯止渙焉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廻溪縈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藹

太平山日門館碑

梁　陶弘景

日門館者東霞旭暉開巖引燭以爲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貫四區敎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列就基搆栖集有道多歷世年

遊横山記

明　馬之駿

横山之勝以逕逕勝以秋山巉秀聳拔直不受步乃旋折而升如蟻之附磨終日見大圓焉上苦僂其疲在背下苦眩其御在足更相遇必相視纍纍若登樹之猱故曰其勝在逕蘿叢棘蔓深可沒踝霜林木脫着地如篩屐般輒響作丹黃跆籍故曰逕之勝以秋也登頂四望靡所不矙郡脉自南來雉堞迤邐之東饒氣而北稍衍非玆山處乾維幾緩不收矣凡登山

使人怡者其觀治使人悲者其觀幽使人冷者其觀僻使人危者其觀峻山理為主而人以氣聽之予窮高俯仰旁揖雲霧感流景之頓駛訝此身之何來不覺適然而發歌泫焉而出涕其悲固以秋而不以山也松栢之大者皆不逾握曰嘗童于斧斤寺雖淺而潔向亦經

高皇帝駐蹕勅詩贔屭間旁有龍王廟廟前有池僧云盛夏屢涸誌傳為聖泉誤祠山之鼓如雷相聞白石青崖恒數月間無履迹噫桐人之厭遊也久矣

王人鑑曰以秋不以山更成別韻

牛渚山記

宋 陸游

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陵相對隋師伐陳賀若弼從此北渡六朝以來爲屯戍之地輿地志牛渚山昔有人潛行云此處通洞庭傍達無底見金牛狀異乃見怪而出溫嶠平蘇峻亂進錄尚書事遜不受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嶠遂燃犀照之須臾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

明道別何意相照嶠至鎮未旬而卒謝尚鎮牛渚嘗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淸暢詞又藻拔遂迎升舟與之談論宏自此名譽日茂劉禹錫泊牛渚詩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色遠雁有餘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李白詩牛渚西江夜靑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

夏日宴姑熟亭序

唐　李白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暈飛巉絕浦嶼蓋有前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閒琴夕酌清月蓋爲接輶軒祖遠客之佳境也制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床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爲姑熟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

之若游青山臥白雲逍遥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嶽秀皆爲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無非得儁之塲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

思曠故語逸

遊敬亭記

明　馬之駿

宛陵六日夜雪檻處公廨蝟縮而鵝伸自笑甚故人王郡丞謀爲敬亭東道主與司理黃君偕焉出北郭仰盻見玉龍亘天奮鬐振鬣知山以雪壯谿城趾取小道蛇行沮洳間數步輒一蹶然四望皆白。冷光逼心目。如在異境群峰巀峙見兩危壁揷天四處林閣浮出心知是敬亭也從曲逕緣上石隥處即格輿旣登得寺寺前得閣爲觴客地然觀如是止恨欠深窅

耳旁上別有亭可遠眺寺僧導之對郡丞司理語甚辯然古熟雜詠氣其右峰稍峻僧云登可望江計是地去江可二百餘里似非魁丘可以拓眼然積雪滿山勢不可上故無以難也大畧兹山初升盤徑曲紆似潤之北固憑閣下眺似吳之大石第大石空濶可杯杓挹太湖此中固微遜之而六花皚皚千岩無色城郭陵谷點暎空濛奇自可直一死雪着松杉間得風條枝易墜獨樹頂存圓白如素藥含房慈烏引頸尤屬妖覩夫雪之施于遊人也惠矣哉山下見雙塔

對植、襲村而色舊、還往咸心注之、偶與湯嘉賓先生
談及云是黃蘗師道場、甚悔不入、因附記之、

游浮渡山記

竟陵鍾惺

游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躡石龍峯歷會聖諸巖而反于金谷巖葢浮渡有二戶焉曰華嚴曰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起金谷則止華巖此其要領也兹游則吾友盧江令章章甫道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古度茂之程胤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汉河去山十五里已見檣山檣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檣也行數

里即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尋明鏡塘即金谷巖閣倒景也仰獅子石傍瀕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翼我上過九曲巖巖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穿金谷大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若牖也出則可横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廚不可入姑舍之至金谷巖巖高以軒右瀕抱龍峯置屋弘整最當山之谿處縣溜數道高寒覆人稍左則滴珠巖即大通巖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漏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甃下注若出噴壺中腰

層石閣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遏石擊之鏗然處處皆聲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雞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綉水泐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虹井綠蘿菴矣舍之反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磴莽中得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為難矣再折而上卽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關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檣山矣登嶺

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輿可馬外見柳峯諸山四周浮渡內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雞洞圓朗壁上其下即晩翠巖翠深如晩而九曲廚煙時從洞出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始見檣山雙塔暎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洞洞左則會聖巖也即遠錄公與歐文忠說法地巖背金谷又當山之豁處望檣山則益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廡右有翰墨泉泉流枕上以炊以茗又右則三曲巖雲錦廊矣舍之左折為翠華巖又左為陸子巖巖額

陸子書陸子者陸守也宋宣和間人字元璧外望之如長城而橋山見會聖前者始兩峯夾之而三至此則側別對一峯爲兩出甜阮君洞曰壽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巖道也巖亦當山之谿處出巖下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嬪大抵浮渡無巖不樹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尺洞内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

石史也遂及尋遶雲梯梯就石爲磴橫豎柱直甚有思理磴盡升嶺卽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花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隨步鏗然響出于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望雲錦廊可卽日巳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鯉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詩曰巳從浮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拾墜草鈔竟各作一詩刻于壁次日雨由石龍峰側

執蓋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垂飛瀑雨後漲甚次日雨不止朝陽洞兩日目中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弁中道至華嚴寺望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新瀑益盛乃沿如來峰復登金谷稍尋九曲炬行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字甚遒古文稱之完好可揭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通觀飛瀑真浮山第一水也右折則垂虹井巖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又右爲綠蘿菴菴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

闕登妙高峰峰爲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首楞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躡蹬竹石鉤巾枳履乃得龍湫洞深大通水所出去金谷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勒竟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源甲寅二月廿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薈蔚三十五大字于石反至首楞徑巳夷矣乃游人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游以此始亦以此終者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又不以終者華嚴

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無所不見者檔山也巳至而再至者又金谷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楞巖也過其處不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峰也如屋然巳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窺其庭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幾不至而至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爲巖而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聖也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雞朝陽晚翠諸

處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失而佹得者雷鯉之紀游陸子之題名也

巳而巖記

晉熈吳道凝

巳而巖者游天心广路半石窟也雖無曲藏之名通倍足幽玄之奇致其高爽等天心六頂亦一大石結之頂後復一小巖以山爲壁以巳而巖頂爲其頂又不與通石相雖二石情則一不大奇乎至於瓊花瑤草不過山靈之餘偶然點綴景色耳吳遠小憩於此遂不知生第幾天上洵非人間世樂也因于天心广游役畢時蘸苔記此

天心广記

晉熙吳道凝

巖具足靈質而天心广更靈於巖之靈巖具足幻相而天心广更幻於巖之幻遥觀之一石壁也即近探之亦一石壁也由些盤旋歷幾許峯頭度幾許懸崖纔有依稀可認逕已迷矣於是與二三同志躡山頂以窮其高衹見累石數仞奇卉古松環遶以成幽異尚未能模索此广之萬一也而山半石旁固所不必尋矣天將暮爲反舍計自險至夷忽見數石層叠有

如級狀命鬚奴刈其茅見石之累而上者以百數計級絕得一巖方廣可三尺許其高稱之予大詫曰素聞天心广爲金紫巨觀以此當之恐貽山靈羞耳適樵者過謂余曰此名避兒爲天心广出入賓索之得一石巷可容欹身進行數步復得一木梯訊出自誰氏樵者曰此隱士鄭先生讀書處因置之以便來往也入其中其平如掌地可坐數百人一大石覆其上之半餘其半以通明广畔猶有一石地亦可坐數十人値晴遂能極吾桐湖影即石巷之葢也後復自開

石門能達茶臺但其路稍峻而梅竹交香鷺花迸雜更無減於來時又可作天心广一叚後勝觀止也其未卽止也余幾負此矣因浮三大白以謝樵者

文脊山記

明 唐樞

寧國縣西三十里脉迤邐而落環爲小山皆石成水從石洞中漈消自東南巖下啓一洞如城門廣四五丈傍秀兩壁石懸突如鐘鼓是爲山門洞繞入一寺嵌石藏中背下一小孔爲夕陽洞孔狀鱗文猶繪鐫所就又隙穴種種西牖一孔通明寺右數百武躋陟爲碧雲紫雲二洞小石屯擁靉靆然別以二色西碧雲形圓中尖竅而上右復啓一軒一門有石盆諸物

東紫雲形長兩壁麗繡有石床諸物南越一山漣漪洞隘窴而深石巖上覆水瞻下洞中隔山復啓一洞流出石赭色瑩潤南里許朝陽洞特廣青翠千垂左半爲水道右通二門上覆玲瓏石峯矗起門亘巧石如舞如蹲予謂今日目遊

登九頂峯記

歙 潘之恒

坐柏梘三日困于酒食神情殊不相親湯司成云游山不升頂如面墻立吾攬裾挾杖先之何岡不可陟而問徑也第至絕頂始息趼耳望西澗行得墓徑卽上徑窮從者皆郤乃從墓後折而北箐樊沒人披躝以入逾頂者四望平石如臺甫一憩石比奇甚尤寬九頂之薈蕞者也更陟三峯愈險峻不盡高峯之一而止東南延眺百里外山而麻姑南湖如在几下余

芟除箐棘而後得之、西峽獨高無所見、必青弋采石、一派、思盡、一而滿志焉、司成抱恙、亦不遺餘力以至此頂、敷毯而卧蓁莽中、呼茗不卽至、趨山下取水瀹之、一滴皆醍醐矣、約從二十人至頂者、司成洎不慧與梅氏伯獻純和子傳公儀周生經知七人爾、俄而酒榼俱至、如餉饁者、果腹而後能行、不復摩絶頂、鳥散以下、亦不能如前之魚貫也、余先驅坐中頂石以待、或云六君尋萬仞阬得徒徑直赴寺矣、余亟令豎子推挽攀杉椵橫度、爲伐木者壥徑迂而越之、其趾

乃出寺右迤曲屏有如自故山來得書素十餘帖而梅仲珍廣文有棫在政間山游耗其三郎二孫俱作主山中啓示之慼故人相念乃爾班荆少選而六君甫至亦沿中頂杉徑行余惟恐後故得先也羣力竭矣主人張宴情深周生賈餘勇登塲其聲猶緣雲能跳梁也衆不知歷險之艱視衣無完裾視體無完膚爲鉤棘之所侵猶若是而筋骨間之縮銑不可屢矣又況婉弱之質其雄毅乃爾耶司成曰自有此山以來飛仙毛女固未易遇即逸妻樵婦定無有升岨履

危而一至者若至而無難色返而無倚容猶能以歌舞媚人令登者忘倦而未登者懷慚吾輩雖具雄心不得不爲雌豪心折矣曰九頂者其中山形也佛經言履高山身入虛空名爲頂地余願攀冐湖問至道如天姥之教軒皇亦或將有遇也

奇游奇文

宣州疊嶂樓記

唐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卽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耶競侈由是繚步逾千萬目相瞪則壯邦麗廨之勳慊在第一繁綵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搽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瀕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水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活)筵走(奏)搨橐呼(去)族譟雖黃虔展

和不能不憮而歎嚮之歷舉四美悉估而陪之不足贖矣余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閒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中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向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向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向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總而有諸

則我無讓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溪山著名而溪小負則疊嶂之名爲宜至於欄干踏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直成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贍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宣州刺史某書

青蓮閣記

臨川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爲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嵋。張洞庭。臥潯陽。醉青山。孤縱晻映。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宣焉。季宣之尊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定㗊而神清。休然穆然。五經師其講授。六德宗其儀表。達人有後。爰發其詳。夢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庭以觀。將之曰以爲汝子

覺而生季宣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傅之齡騷雅于篇殆欲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賢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季宣奉命筮仕授山以東濟陽長資事父以事君亦資事君而事父也三年大著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弇俠氣猶厲處世同於海鳥在俗驚其神駿遂乃風期爲賈患之媒文字秪招殘之檄矣君慨然出神武門登太山與觀而嘯曰使吾一飲楊子中泠水亦何必三周華不注耶且視

在終致吾臣而爲子矣則歸而從太公羣從騷牢夷
猶乎江皐眺聽壺觴言世外之事頽如也起而視其
處有最勝焉江南諸山翠微浥曄几席欣言久之夷
堂發礐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書
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然季宣爲人偉朗
橫絶喜賓客而蕪城眞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游人
車蓋帆影無絶通江不見季宣即色沮而神懊以是
季宣日與天下游士通從相與浮柏跳踉淋漓頓挫
以極其致時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爲褰裳蹈海之談

故常與游者莫不眙睨相視嘆曰季宣殆青蓮後身也相與顏其閣曰青蓮季宣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娭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時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

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風流滔蕩

趙公西候新亭頌

唐 李白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牧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于宛陵祗明命也惟公代秉大憲作程南臺洪柯大本聿生懿碩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鬱王霸之奇略初以鐵冠白筆佐我燕京威雄振肅虜不敢窺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端有聲天子識面宰衡動聽殿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強項不屈

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至於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畫一千里時無莠言退公之暇濤眺原隰以此郡東塹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輶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寬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飇震蟄炎景爍野秋霖灌途馬虺隤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罔恢永圖及公來思大革前弊寔相此土陟降覩之壯其迴崗龍盤沓嶺波起聲勢交至可以有

作方農之隟廓如是營遂鏟崖墬卑驅石剪棘剗疠壤堦高隅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沉閈閎爍濕有庇若鼇之湧如鵬斯騫縈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蓮峰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郊五馬踟蹰之地也長史齊公光乂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錄事叅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僝功不日而就然是役也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沈吟以稱嘆邦人聚舞

以相賀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議請因證訟以名之則必與謝公北亭同不朽矣自以爲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刎岸之言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我則過矣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耽耽高亭趙公所營如鼇背突兀於太淸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之宇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鏘鏘如文翁之堂淸風洋洋永世不忘

南陔六舟記

歙　潘之恒

余半生爲吳越遊大都便水宿舟居自適勝岩棲陸處以遊以遨無晝無夜可坐臥而行遠也長𦩷巨艦若處渠屋無廊廡可馮暑如升甑望隔高墉愛野舫而憎畫鷁殆性然耶自雲間之青雀西湖之青翰始有曲房露臺暢如凞春而吳之山航錫之水檝貴軒敞而無障蔽豐樂之筏與水貼平此芹子之美未足以獻而水嬉之大觀備是矣辛亥夏經宛上禹金命

舟登譽山始知宛水宜泛太白數舉以詑新安江戊午再過痛人亡而舟沉湯司成新築南陔通溝鰲峯口夾以華臺新堤嘉樹秩秩直接霍村顏家橋源溯敬亭而沿西樂張家湖重繞如飄雙帶綽約可親問舟焉曰需之先山行以進水汎五月自山中還宿陵陽支峯之頂是爲睡菴天際歸舟雲中江樹每辨識之六月而得甓舫七月而梅蔡之舟來數操訪一合菴遊方内外顧在乘之者稱勝七月而支艇與鶴軒先後沓至及中元月槎可浮而余將有吳行恐虛八

月之期姑紀其初以示後之紛聚者知所自爾

⿰舟堯舫

一⿰舟堯舫南陔之運⿰舟堯舟也有篷有欄可憑几危坐刺楫而槳隨之送客載酒茗可乘十許人司成曰吾以運⿰舟堯耳他日爲海運爲斗槎亦芥視之不效陶士行之爲此拘拘以勤吾四體也

梅舟

二梅舟梅爾楨從金陵乘來似官鷁而小可席者四牖而室之廡之余假卧者浹旬主人慮水淺舟濶命

之遄歸舟人利涉不識乘風就蔭行空爲何意咄咄若之

蔡舟

三蔡舟因梅氏有女郎之泛令更以乘亦自金陵與梅舟銜尾來者舟狹而銳載伎樂倍昔從宛繞句一曲渡東溪橋復稅于響潭捷亦倍昔月墜而就梅舟宿夢中猶聽櫓聲與女郎相戛不知雲雨虛無而陽臺之客嗒然若枯枝漂波可慨爾

支艇

四支艇從秦淮打兩槳飛至晝張幔如步郭夜懸燈如龍頷珠光屬陸生行操之越宿而至至之明日送晉伴于新城有吳舟冉冉來呼而乘之題曰支艇以待取石之期于是始有方舟遊

鶴軒

五鶴軒檻平而篷淺似籠鶴以行者命曰鶴軒華亭林仁甫所饟其製大類輶軒乘之便于穿涇中節以堊足以昂鶴而揚其翥仁甫去歲遊宛陵恨不挾吳舟來苦限于壩司成曰獨不慮以浮之江從之至是

始達日由響潭抵張家橋望渡河屢夕無倦而支艇不得御

月槎

六月槎司成所製與鶴軒若合轍而堅樸過之中元前卽浮水面搨蓬而臍于簷軒如也八月後可乘之貫月若轡若翼若駒若凫擬之以槎非博望莫能泛矣

許曰甓舫如桓伊在瓜步吹篴聲有幽遠之韻梅舟蔡舟如傖父披繡野女簪花腥濁未除不免少減風

趣支艇如草間張幔水次然犀足鼓豪爽之氣誰爲
招攜澹然忘反鶴軒如翩翩仙子忽下蓬萊惜縹緲
間未參鸞鶴之嘯月樓若有若無時進時退含三天
春雲之響散六洞漏月之紋乘桴以來莫之能尚矣

宛陵二水評

歙 潘之恒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葢取諸澄然以泂而不以揖膠而莫之汰秦淮都城佳麗鍾山卷幔樓臺涵鏡葢取諸淨然以滯而不以蕩追而莫之紓吳門白馬飛練皎發泰山洞庭微波澤通雲夢葢取諸練然以桄而不以揚棼而莫之緒乃若汰而不膠蕩而不滯緒而不棼無若宛陵然濬軒轅而貯宿衍泒石為尾閭若帶三束合成梵宮藻鏡一泓深窺水府飄如總

鑾駿下阪而過都濤若跳丸龍銜珠而照乘參雲中而出木末平楚蒼然從天際而分派流中洲宛在銀河虹霽卧看穩渡牽牛碧落芒銷自得眞如掃象石城催晝槳孫楚樓近莫愁家黃浦乳梅梁泖塔洞觀谷水縣不羨橫塘極浦試窮兩水雙橋詩競千秋之尚遊同六月之息綴此俚語質之鄉評

登大雷岸與妹書

宋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涕方驃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

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横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匹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

華夕曜巖澤氣通似則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
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甚金光半山純以下爲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潀洞所積溪壑所
射鼓怒之所豗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
狶洲南薄鷰瓜北極雷殿削長埤短可數百里中騰
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
鶚振渚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
溘崩聚坻飛嶺覆冋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爲之摧
碎碕岸爲之𩟊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

驚慓矣至于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雞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飆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為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